

古文觀止

【繪圖本】

卷二

京華出版社



基 藏

古文觀止

卷二

京华出版社

行二者住三者坐四者卧以此四法是名
辟如世人言王出遊若到戲棗或行住坐
佛遊舍衛亦復如是舍衛者是道士名也
有道士居住此地住古有王見此地好就
士乞為立國以道士名号為舍衛如王舍

目 录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一

石碏谏宠州吁·····五

臧僖伯谏观鱼·····九

臧哀伯谏纳郜鼎·····一一

曹刿论战·····一四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一七

宫之奇谏假道·····二〇

齐桓下拜受胙·····二三

阴饴甥对秦伯·····二五

介之推不言禄·····二七

子鱼论战·····二九

烛之武退秦师·····三一

蹇叔哭师·····三四

王孙满对楚子·····三六

楚归晋知䓨·····三八

吕相绝秦·····四一

祁奚请免叔向·····四五

晏子不死君难·····四九

季札观周乐·····五一

子产坏晋馆垣·····五五

子产论尹何为邑·····五九

子产论政宽猛·····六二

召公谏厉王止谤·····六四

襄王不许请隧·····六七

单子知陈必亡·····七〇

展禽论祀爰居·····七五

敬姜论劳逸·····七九

叔向贺贫·····八三

王孙圉论楚宝·····八六

诸稽郢行成于吴·····八九

春王正月·····九三

宋人及楚人平·····九五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九八

曾子易箦·····一〇〇

有子之言似夫子·····一〇二

公子重耳对秦客·····一〇五

杜黄扬觯·····一〇七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一〇九

司马错论伐蜀·····一一六

范雎说秦王·····一二〇

體運乘鶩飄急若神塵流微精光潤玉韻含辟未吐氣若幽嫋清歌橫文以繁乘鳴玉響而游於是越北沚汎南澗行素韁少羅飛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蕙容嬌嬈令我忘賓持是屏以偕遊六龍儼其蒼首我雲平迴清揚動朱眉之徐言密交接安進止難則若往若還轉時流漸改歲川后靜浪為美琴妓女之容齊飄而瑞而去教水禽泊石之大鋼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半

少壯機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如嫩含我忘賓於是屏以惜過六龍懶其畜首氣空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安進止難期若徒勞運轉則流聲收風川后靜波湧表翠葉繁枝之客裔乾坤而去采水舍石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怨歲年

古文观止 目录 谭·吴楚材评

邹忌讽齐王纳谏

一五

冯煖客孟尝君

一七八

赵威后问齐使

一三四

庄辛论幸臣

一三七

触詟说赵太后

一四一

鲁仲连义不帝秦

一四五

唐雎不辱使命

一五六

乐毅报燕王书

一五六

唐雎说秦王书

一五六

卜居

一六八

宋玉对楚王问

一七一

汉文

一七一

五帝本纪赞

一七三

项羽本纪赞

一七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一七七

孔子世家赞

一八一

外戚世家序

一八三

伯夷列传

一八五

管晏列传

一九一

屈原列传

一九八

游侠列传序

二〇八

货殖列传序

二一三

太史公自序

二一八

报任安书

二二五

文帝议佐百姓诏

二三九

过秦论上

二四一

治安策一

二四七

论贵粟疏

二五七

狱中上梁王书

二六四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二七三

李陵答苏武书

二七八

报孙会宗书

二八四

诫兄子严敦书

二八九

前出师表

二九一

后出师表

二九五

六朝文

二九五

陈情表

二九九

兰亭集序

三〇三

归去来辞

三〇六

桃花源记

三〇九

五柳先生传

三一二

北山移文

三一四

唐文

三一四

谏太宗十思疏

三一九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三三二

膝王阁序

三三二

与韩荆州书

三三一

吊古战场文

三三五

阿房宫赋

三四一

原道

三四五

原毁

三五四

获麟解

三五九

杂说一

三六一

杂说四

三六三

师说

三六五

讳辩

三六九

争臣论

三七三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三八〇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三八四

送孟东野序

三八九

送李愿归盘谷序

三九三

送杨少尹序

三九七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四〇〇

祭十二郎文

四〇三

祭鳄鱼文

四一〇

柳子厚墓志铭

四一三

桐叶封弟辨

四一九

箕子碑

四二二

捕蛇者说

四二五

梓人传

四二九

愚溪诗序

四三六

待漏院记

四四五

黄冈竹楼记

四四九

书《洛阳名园记》后

四五二

岳阳楼记

四五四

义田记

四五七

袁州学记

四六二

朋党论

四六五

纵囚论

四六九

《梅圣俞诗集》序

四七二

送杨寘序

四七六

《五代史·伶官传》序

四七九

相州昼锦堂记

四八二

丰乐亭记

四八六

醉翁亭记

四八九

秋声赋

四九二

祭石曼卿文

四九五

泷冈阡表

四九八

管仲论

五〇五

心术

五一〇

张益州画像记

五一五

追止難期若往莫迷轉瞬風川后靜波濤美翠霞女之空自脫離而未捨水禽向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然底年
那根生塵物無常則若危若蘭草容如烟余我忘甯打是屏以留遺六船載其青首當空半逆清揚動朱眉之微言陳文接

古文觀止

清·吳楚材評

目錄

范增論	五二五	深諭論	六一二
留侯論	五二九	豫让論	六一六
賈誼論	五三四	親政篇	六二二
晁錯論	五三九	尊經閣記	六二七
上梅直講書	五四三	象祠記	六三四
喜雨亭記	五四七	寒旅文	六三八
凌虛台記	五四〇	信陵君救趙論	六四三
放鵠亭記	五五三	報劉一丈書	六四九
石鐘山記	五五七	吳山圖記	六五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五六一	滄浪亭記	六五六
前赤壁賦	五六七	《青霞先生文集》序	六五九
後赤壁賦	五七一	蕩相如完璧歸趙論	六六三
方山子傳	五七四	徐文長傳	六六六
六國論	五七七	五人墓碑記	六七一
上枢密韓太尉書	五八一		
黃州快哉亭記	五八五		
寄歐陽舍人書	五八九		
讀孟嘗君傳	五九四		
游褒禪山記	五九五		
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五九九		
閱江樓記	六〇二		
司馬季主論	六〇六		
卖柑者言	六〇九		
宋文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

陕西韩城南）人。由于史料不足，司马迁的生卒年代难以考证准确，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〇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〇〇年）左右。留下著名篇章《史记》。

《史记》本纪述帝王的言行和政迹。本篇录自《五帝本纪》，是其赞语部分，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和古代传说的求实观点。司马迁认为，对于古书的记载，应尽量通过考察、访问来印证；要好学深思，好好领会。

五帝本纪赞

【注释】

①尚：久远。

②百家：诸子百家。

③渐：人，达到。

④浮：乘船而行。

⑤长老：年老的人。

【原文】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①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②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③于海，南浮^④江淮矣，至长老^⑤皆各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还为太史公官。
绅先生难言之：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皆非典雅之训。

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点东西南北、篇中作映带。

太史公说：学者多称说五帝，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可是《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史事，而诸子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章都不规范，所以当世士大夫难以作为根据来讲述。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们多不传授学习。我曾经西到崆峒，北过涿鹿，东达海边，南渡江淮，到过那些老人都各自经常谈论黄帝、尧、舜的地方，其风俗教化本来有所不同，总的说来，以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为接近正确。

體逐乘鳥飄急若神龍波激精光潤玉顏含醉未吐氣若幽烟清散屬文以譽乘風玉碧為術控是越北江過南國行素韻步羅袂生塵動無常制若危若蘭華容嬌媚令我忘余情是屏以媚道六龍像其蒼首載雲輿巴清揚動朱眉之徐音陳交接安進止蹠斯若乘遷轉盼流霞收風川后靜波為美草鼓女之容裔配蹕而夫教水會顧石之大崩恨神人之道殊怨感年

漢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史記

【五帝本紀贊】

【原文】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及《帝系姓》章^①矣，顧^②弟^③弗深考，其所表見^④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譯文】

我讀《春秋》、《國語》，其中闡發《五帝德》、《帝系姓》兩篇，非常明顯，但是儒者不深入考察，其實它們記載的都不虛妄。《尚書》里面有很多缺亡散失的史事，时时在其他的記載傳說中見到，如果不认真学习，深入思考，領會它的意義，本來就很难同見聞淺薄的人談論。我根據古文和諸子百家有關五帝的著作論定編排，選擇那些言語特別典雅的記載，寫成《五帝本紀》，放在十二本紀的开头。

【總評】

- ①弟：同「第」，只是。
②顧：但。
③表見：記載。

此為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转折層曲、往復回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之尤超絕者。

【評點】

-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况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

故著為本紀書首，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① 盖：大概。

② 重：两个。

③ 苗裔：后代子孙。

④ 暴：突然。猝，突不虞，而不自

⑤ 政：政令。政，营天下，正举。卒

《项羽本纪》是《史记》十二本纪之一。它记述了项羽一生的经历及其成败的关键，歌颂了项羽的英勇善战和他在灭秦过程中的功勋，揭示了他性格上的缺点和政策上的失误，充分地表现了他这个悲剧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勾画出了秦汉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本篇是《项羽本纪》的赞语部分。

【评点】

何兴之暴也！史公论赞，往往从闲处写，极有丰神。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振数语，逼入项羽，有势。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段正写其之

暴，极贊项羽。

【原文】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①重^②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③邪？何兴之暴^④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⑤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周先生说：「舜的眼睛中大概有两个瞳子。」又听说项羽的眼睛中也有两个瞳子。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兴起得如此突然呢？秦朝失政，陈涉首先发其难，各路豪杰蜂拥而起，共同争夺天下，不可胜数。然而项羽没有尺寸之地，却能乘势从民间兴起，三年之中，率领五国诸侯灭掉了秦朝，分裂天下土地而分封王侯，政令完全出自项羽，自号为西楚霸王，其王位虽然没有保持下去，但也是近古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體述承負急若神魔凌波踏水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姪清歌騰文魚以幣采鳴玉鸞為樂於是越江江過南門行素韻步羅塵塵動無常射五危若蘭草容嬌媚令我忘食打是屏以眉眉六龍盤其首首盡雲半迴清揚動朱唇之徐言像交接安進止難測若往若還轉時流聲收風川后靜波西夷草鼓女之容音配絳端而夫穀水翕附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遺珠怨感年



【原文】

及羽背^①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②功伐^③，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④，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译文】

等到项羽放弃关中而建都于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却怨恨王侯背叛自己，这就难了。自负于自己的功劳，只逞个人才智而不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只凭武力征伐就能统治天下，终使五年之内就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身死东城时，还能觉醒而责备自己，太错误了。竟然还说：「是上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错误。」岂不是非常荒谬！

【总评】

一赞中，五层转折，喟叹无穷，而一纪之神情已尽。

【评点】

及羽背关怀楚：背关，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

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

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

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

也」，岂不谬哉？前后与亡两只相照，三

年五年，并见与亡之速，俱关键。过矣谬哉，呼应绝妙。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本篇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记载了在汉高祖刘邦时分封为侯的一百多位功臣的经历及他们的后代的情况。这一年表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汉初分封的一百多位功臣到司

马迁时还能保存下来的仅有五家，司马迁分析原因认为不仅在于汉朝法律日益严密，更重要的是因为后代子孙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终致身死国亡。

③根本：指中央政权。

- ①言：指出谋划策，决定大事。
②明其等：意思是大概明白身份尽职尽责。

【评点】

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

衰微也：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叶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孙骄溢亡国意。

异哉所闻：异哉所闻，正反上一段。

【原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①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②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爱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③，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

【译文】

太史公说：古代臣子的功劳分为五等：用德行帮助帝王建立帝业、安定国家的称为「勋」，用言论的称为「劳」，用武力的称为「功」，功劳等级一下子突出表现出来的称为「伐」，逐日积累功绩的称为「阅」。封爵的誓词说：「即使黄河变得象衣带那样窄，泰山变得象磨刀石那样小，封国也永远安宁，延续到子孙后代。」封侯的人开始未尝不想巩固这个根本思想，但是后来随着他们子孙的逐渐颓败，侯门就衰落了。我读完汉高祖时封侯的功臣的史料，考察了他们最初被封和后来失去侯爵的原因后，说：「这和我前面所听到的誓词不一样了！」



惟遷徙而鳥獸悉若神鬼波濤無涯無際含辟未吐氣蒸蒸而氣燭清秋萬魚以營巢鳴玉鳴而揚於是越北江過南河封侯少羅雀坐窟無常形危若蘭華容姪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留心六龍懷其首震雲半匣清揚動朱唇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來還轉時流蘇收風川后靜浪為美琴鼓瑟之客齊飄颻而去散水禽顧石之大獵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史记

注释

①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

②蕃：通「藩」。篱笆，引申为屏障，保护。

③息：滋息，繁育。

④自倍：指为自己过去的一倍。

评点

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写仁义，

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案。自古皆然，而汉独不然，异哉所闻也。

富厚如之：今日之盛。

译文

《尚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年。盖周封八百，幽、厉^①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②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③，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④，富厚如之。

《尚书》说：“尧以前万国和睦相处。”这种情况经过夏、商，延续了几千年。周朝封了八百诸侯，到周幽王、周厉王以后，这些诸侯的后代在《春秋》上还有记载。《尚书》上记载有唐尧、虞舜后世子孙为侯、伯的，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一千多年，自己仍然保全下来，继续保卫天子，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忠实行仁义，遵守着天子的法令吗？汉朝建国初期，功臣中受封的有一百多人。当时天下刚平定，所以大城市和著名都会的人口流散死亡很多，户口计算起来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因此，大侯的封地不过一家，小的只有五六百户。此后过了几代，百姓都回归乡里，户口便日益增多。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大侯的继承人，有的封地的户口多到四万户，小侯的户口也比初封时增加了一倍。这些人的财富也是这样成倍地增加。



①骄溢：骄傲自满，盛气凌人。

②见侯五：现在为侯者仅剩下五人。

③坐：因，由于。

④陨命：丧命。

⑤罔：通「网」。法网。少：稍微。

【评点】

罔亦少密焉：冷句带讽。

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仍归到不能自全上。两句，与上写于仁义奉上法句相对。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汉与前代相提而论也。

【译文】

他们的子孙由此过着骄奢过度的生活，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封侯时立下的誓言，尽干淫乱邪恶的坏事。这样到了太初年间，一百年的时间，留下的侯爵只有五个，其余都由于犯罪送了命，封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国家的法律对他们也稍微严密了些，然而他们对于当时的法律都不是小心谨慎遵守的。处在当今的时代，记住古代的道理，是用来给自己作为借鉴，不必和古代完全相同。做帝王的，各人制定的礼法和致力的方面都不一样，只要都是以成分为目的，何必要求他们的做法完全一样呢？我虽然考察了古代大臣们得到尊宠和受到废弃的原因，其实当今社会中这种得失情况也是很多的，又何必拘泥、局限于了解古代的事情呢？

坐^①法，陨命^②亡国，耗矣。罔^③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

【注释】

①见：显示。

②疑者：有疑惑的地方。

【评点】

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原文】

于是谨其终始，表见^①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译文】

于是我慎重地记载了他们经历的始末，用表格来显示文字记载，有些地方事情始末不能完全说清楚的，只记叙那些清楚的部分，把有疑惑的部分空着。今后有哪位君子打算继续推求并记载他们的事情，可以参考这个表。

【总评】

通篇全以慨叹作致，而层层回互，步步照顾，节节顿挫。如龙之一体，蟠虬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变化，即龙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为神物也。

高祖心腹，名将等。

【附录】

①表见：显示。

②疑者：有疑惑的地方。

③表见：显示。

④表见：显示。

①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

②行止：行走，止为助词。

③乡：通「向」。

④低回：徘徊。

《孔子世家》是《史记》三十篇世家之一，记载了孔子的生平活动和思想。本文是这篇世家末尾的赞。司马迁认为孔子是最高的圣人，表达了他对孔子的敬仰和向往。

【评点】

想见其为人：心向往之。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圣无能名，又何容论赞。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笔，更透。

【原文】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①行止^②。』虽不能至，然心乡^③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④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译文】

太史公说：『诗』上有这样的话：『仰望着高山，可以向上攀登；遵循着大路，可以向前迈进。』虽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心里向往着它。我读孔子的著作，便想见他的为人。到了鲁国，参观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又见儒生们在他家里经常演习礼仪，我徘徊停留在那里，舍不得离开。天下的君王，以及道德才能出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当时十分荣显，可死后消声匿迹了。



之漢烏瓢名若神陸波撤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姬清歌腸文無以警乘鳴玉鸞為瑞於是絕北汎過南用珂索韻
水飛生塵動無常劍若危若蘭華客妙婉令我忘食於是屏以器造六龍像其香首共雲半泄清揚動春眉之徐言陳交接
止難期若往若迷轉的流蘇散麻川后發波為美孽鼓女之容青飄飄而委散水禽阳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休怨蠻平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史记

【孔子世家赞】

【注释】

①六艺：即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

【评点】

折中于夫子：谓假其至当之理。

可谓至圣矣：定赞。

【译文】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①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总评】

孔子是一个普通百姓，传了十多代，仍然被学者推崇。从天子王侯起，中国讲说《六经》的人，都把孔子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可以说是最高

的圣人了。

史记曰：上崇少皞，下崇祝融，是以为氏。生叔梁，
天子封王侯于卿大夫，唐虞制矣。周制则不然。
上尚三公，下崇三事，此皆其制也。故周制之始，
禹尚三公，夏尚三事，商尚三师，周尚三司，此皆其制也。
禹尚三公，不謂三公云。禹尚三事，不謂三事云。
愚愚焉以人少尚其事，多尚其官也。

【译文】

史记曰：

○史记·周本纪

○史记·周本纪

○史记·周本纪

【译文】

【注释】

①《易》：《周易》、《易经》，《史记》认为周文王所作，它以八卦的形式，推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

②《书》：《尚书》、《书经》，上古时代的史书。

【评点】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

以德茂也，盖亦有外威之助焉。总提一句。

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项受命继体之君。而一正一反，句法变化。

【原文】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以德茂也，盖亦有外威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①基《乾》、《坤》，《诗》始《关雎》，《书》^②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

【译文】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创业帝王及继承王位、遵守先帝成法的帝王，不只自身品德高尚，大约也因为有外戚的帮助。夏朝的兴起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被流放也是因为妹喜；殷商的兴起因为有娀氏之女，商纣王被杀也因为宠幸妲己。周朝的兴起因为姜原及大任，而幽王被擒也因为淫乐于褒姒，所以《易经》开始是乾坤二卦，《诗经》开始是《关雎》，《尚书》赞美尧亲自料理女儿下嫁的事，《春秋》讥讽不亲自迎娶的情况。

外戚世家序

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后妃及其亲属。《史记·外戚世家》是叙述汉兴以来，自吕后开始的外戚的事。在《外戚世家》开头的这一段序中，作者阐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得失，以此说明帝王的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认为婚姻应是最谨慎的。



【注释】

①际：关系。

②兢兢：谨慎。

③和：和顺。

④妃匹：夫妇。妃，通“配”。

夫妇之际^①，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②。夫乐调而四时和^③。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④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平性命哉？

【译文】

夫妇关系是人类道德规范的根本准则，礼仪的运用，唯有婚姻之事最为谨慎。声乐调和，四时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根本，怎么能不谨慎呢？人能弘扬道义，而对命运却无可奈何！夫妇之爱太深厚了！君王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卑下之人呢？既已经相爱结合了，有的却不能有子孙后代；能生育子孙后代的，有的又不能求得一个好的终结，这难道不是命吗？孔子很少谈论命的问题，大概因为难以说清，不是精通阴阳变化，又怎能了解人的本性与天命呢？

【总评】

周易经传注

◎《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齐家治国，王道大端，故陈三代之得失，归本于六经，而反覆感叹，以天命终焉。全篇大旨，已尽于此。孔子罕称命一转，恐人尽委之于命，而不知所劝戒，故特结出性命之难知，盖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不晓。

【原文】

古文观止 汉文 潘·吴楚材评

【注释】

①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

曲》、《舜典》、《大禹谟》等有关尧、舜

禅位传说的记载。

②岳：四岳，传说是四方部落的首领。

【评点】

犹考信于六艺：六艺不载，则不可信

以为真。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有传，有诗，所志在神农虞夏，故先这样引起。

典职数十年，舜禹皆有典职事数十年。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①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②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译文】

读书人虽然读过的书籍极为广博，还是要用六艺来考证它的可信性。《诗经》、《尚书》虽然都有些缺失，但是从其中有关虞舜、夏禹的几篇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尧将要退位时，打算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和禹在即位之前，四岳、九牧都推荐了他们，让他们在帝王的位置上试行执政，主持政务几十年，有了显著的政绩之后，才正式授给帝王之位。这表示主持天下政务是极尊贵重要的，帝王是最大的统治者，所以传让天下是这样的慎重。



本篇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简略地记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并加以赞颂。本文有独特的风格，它不像一般的列传那样着重叙事，而是以抒情议论为主，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以许由、务光、颜渊等的事迹为陪衬，杂引经传，纵横变化，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司马迁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恨不平的感受。

體遷瀛島飄忽若神仙優游激精光潤玉顏含輝未吐氣芳幽嫋清歌暢文魚以鑿乘鷗五鷺而翔於是越北汎過南澗素韻步耀被生塵動無常則五色若蘭草容婀娜含我忠寧打是屏以僻遠六龍儼其高首載雲車迺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鄭斯若遂轉時流蘇收風川后靜流為美翠妓女之容肅貌頰而未教水禽羽而之大納懷神人之遺一襟然疚年

还乘鳥輶名若神。陸徵輶精光潤玉相含輝。未吐氣若雲烟。若曲劍。清歌屬文魚。以整乘鳴玉。鳴馬揚於是。越北注過南。罔財素
羅。機生塵劫無常制。五危若蘭華。各如煙。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璧。追六龍。築其齋。首載雲半。追諸揚動朱眉之徐言。陳父接
進上難期若。嗟若遷轉時流。發於風川后。靜波而美。草故女之容。肅貌如臨而矣。較水禽頭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沐愁感平。

【注释】

①许由：传说中尧时的隐士。尧要把天下传给他，他不愿接受，隐居不出。

②冢：坟墓。

③是用：因此。

④希：少。

【原文】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①，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②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③希^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译文】

太史公曰：凡篇中忽插入太史公曰四字，皆其父谈之言。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又似实有其人。又引一许由、随光，先写伯夷亲贴，几令人不辨实主，神妙无比。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孔子是一篇之主。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又回映由光一笔，绕绕亲贴，文辞正照下伯夷有传有诗。

逃出了孤竹国。

①由：虞人，唐宋时官名。②冢：坟墓。③是用：因此。④希：少。

【评点】

译文

可是有人竟说：「尧曾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可耻，逃走了。到夏朝时，又出现了卞随、务光等人逃走隐居的事。」这是根据什么说的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上面原来有许由的坟墓。孔子论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象吴太伯、伯夷之类，是很详细的。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两人的行为是很高尚的，但在孔子编修的书中，有关他们的简略记载却见不到，这是什么道理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很少。」「求仁而得到的正是仁，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叔齐的意感到悲哀，看到他们遗散的诗的内容与他们无怨恨的传说是不同的。他们的传记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到父亲死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于是

【注释】

①爰：乃。这里是「竟」的意思。

②兵：用兵器杀人。

③太公：姓姜，字子牙。

④不食周粟：不吃周王朝的粮食。

⑤西山：即首阳山。

⑥神农：神农氏，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提倡农事。

【评点】

采薇而食之：前后多跌荡，此不得不平实章法也。

命之衰矣：悲愤利落，流利抑扬，此歌骚之祖也。



【原文】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⑤兮，采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⑥、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译文】

叔齐仍不肯继位，也逃走了。国中的人就立了孤竹君第三个儿子为国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说「何不去投奔他呢？」当到了周地，西伯已经死了。周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木牌位，称西伯为文王，往东去讨伐商纣王。见到周武王，伯夷、叔齐扣住他的马头规劝说：「父亲死了不埋葬，竟然大动刀枪，能说是孝吗？身为纣王的臣子要去杀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想要杀掉他们两人，姜太公说：「这两位是有节义的人！」扶起他们，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商纣王之乱后，天下都归附周朝，可是伯夷、叔齐认为这很可耻，坚持他们的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为生。等到他两人饿得快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挖山上的薇菜。用暴虐去代替暴虐啊，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已匆匆消逝啊，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唉呀，我们的死期快到啊，命运注定我们即将衰亡！」

逐鹿烏鵲急苦神陵冰徹精光湖玉船含辟未吐氣蒸無烟消散燭文魚以奪秦毫玉窓而燭於是越北江遙南西對秦
羅機生塵物無常則苦危若蘭華容何期令我忘寢枕是屏以留迎六龍像其素首我雲半匣揚勸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西夷翠鼓女之容裔貌雖端而夷教水禽羽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然盛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仲尼：孔子的字。

②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弟子。

③不厌：吃不饱。厌同「餍」，饱。

④不辜：无罪的人。

⑤较著：显著。同皎，明。

⑥径：小路。

【原文】

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①独荐颜渊^②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③，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④，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⑤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⑥，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译文】

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他们是怨恨呢？还是没有怨恨呢？有
人说：「上天对人没有偏心，常常帮助善人。」象伯夷、叔齐可说是善人，
还是不算作善人呢？积累仁德、品行高洁的人，竟这样饿死了！还有在那
十二弟子之中，孔子唯独推举颜渊是最好的学生。然而颜渊也常常空无所有，
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了。上天对善人的报酬，又怎么样呢？盗跖

如此而饿死：就夷、齐饿死上，翻出
议论。

不可胜数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
以足上意，作两层写。妙。

时候才开口，不走歪门小道，不是不公正的事不努力去做，而这些人中受灾
祸的，多得无法计算。

①倘：倘若。
②亦各从其志也：这就是说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

③冯：通「凭」，仗持。这里有贪求的意思。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译文

对此，我感到困惑。倘若确有人们所说的天道，那么它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孔子说：「主张不同的人，不能互相谋划事情。」这就是说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所以《论语》上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虽然做一个执鞭的仆人，我也肯干；如果不能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欢的去做。」「到了一年的寒冷季节，才知道松柏最后凋谢。」世上的人都混浊了，清廉的人就会显现出来。难道这是由于庸俗的人对富贵看得重，而清廉的人对富贵看得轻吗？《论语》上又说：「君子所恨的是他死后自己的名声不为人们称道。」贾谊说：「贪利的人为财而死，英烈的人为名献身，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普通的百姓只求生存。」同是发光的物体就会互相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就会互相应求。「云跟着龙，风跟着虎，圣人出现了，万物就会随之兴旺。」

评点



逐飛鳥飄若神隨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咽清歌曉文無以營系雲玉覽而衛於是越此江過而西行秦魏
羅機生產勤無常制孟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行是唐以信於六龍像其香首長雲車迷清揚動朱眉之後言陳交接
追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靜波湧美草競女之容齊飄飄而美觀水禽知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絕歲年

【注释】

①岩穴之士：指山林隐士。

②青云之士：高超的人。这里是指

孔子。

【评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①，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类相求，圣作而物睹也。又点颜回一陪伯夷，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妙。

恶能施于后世哉：承上两段推开一层

说，言夷、齐得孔子之言，而名显青云上，圣贤立言传于世。

【总评】

伯夷、叔齐虽是贤人，要得到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彰显。颜渊虽专心好学，要追随孔子之后，才名声显著。山林隐士，出名或者被埋没，都靠时运，象这一类人声名湮灭而不被人称道，真是可悲！普通人要想培养德行，建立名声，不依附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留名后世呢？

【译文】

传体，先叙后赞。此以议论代叙事，篇末不用贊语，此变体也。通篇以孔子作主，由光、颜渊作陪客，杂引经传，层间叠发，纵横变化，不可端倪，真文章绝唱。

【原文】

① 欺：欺骗。管仲同在南阳经商，分财

利时，管仲自己多分等事。

② 九合：多次盟会诸侯。

③ 一匡天下：平定战乱，使天下安定。

匡，扶救。

【评点】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叔牙游，鲍叔知其贤：一篇以鲍叔事作主，故先点鲍叔。

不以为言：千古良友。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

一生事业，只做数语略写。

本篇为管仲、晏婴的合传。管仲、晏婴都是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晏婴辅佐景公治世，二人相去一百多年，遥相映照。在本文中，司马迁重点写了管仲与鲍叔牙二人的友谊及晏婴荐人任官之事，这些事情无惊心动魄之处，但太史公却能于细微处体现管、晏二人的精神。如此写管晏二人的列传，也大有深意。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①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②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译文】

管仲，名夷吾，颍上人。他在年轻时经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知道他是有才能的。管仲家里贫困，在与鲍叔牙共同经商时，常常占他的便宜。鲍叔牙始终很好地对待他，没有说他什么。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而管仲侍奉齐国的另一位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被囚禁起来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管仲被任用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因此而成就霸业。齐桓公能多次会集诸侯，使天下的混乱得到整顿，都是管仲的计谋。



體逐飛鳥飄忽若雲霞微光五色含輝未吐氣若幽嫋清歌曉文以營氣而玉鳴珠於楚北江遙南國而秦朝少羅機生塵網然常制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逝六龍懶其轍首翼雲車遠蹻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社會運轉的流蘇散風川后靜波為美翠故女之容肅飄飄而表教水禽羽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怨感年

【注释】

①贾：经商。

②三仕三见逐：三次担任官职而三次被免职。

③三战三走：三次出战而三次败逃。

④召忽：与管仲同事公子纠，公子纠败，召忽自杀。

⑤多：赞美。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①，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我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②，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③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⑤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评点】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此一事最易知，然知者绝少。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此四事最难知，唯良友深知也。

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以贊语作结，了鲍叔案。

【译文】

管仲曾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在一起做生意，在分财利时，我常常多拿一些，他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贫困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牙办事，结果使他更加贫困，他不认为我愚笨，知道这是事成的时机有利与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免职，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知道我是没有遇上好时机。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失败逃走，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胆小鬼，知道我是因为有老母。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我被幽禁受屈辱，鲍叔牙不认为我不拘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耻辱。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鲍叔牙推荐管仲执掌齐国的政事后，自己甘居管仲之下。鲍叔牙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常常出有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而称赞鲍叔牙能了解人。

① 海滨：齐国东面临海。

② 四维：《管子》指礼、义、廉、耻。

维，纲纪。

③ 轻重：货币。

④ 权衡：本指称，引申为衡量，比较。

权衡得失。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①，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②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③，慎权衡^④。桓公实怒少姬，南葵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译文

管仲在齐国担任宰相，执掌政务后，就使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钱财，富国强兵，与老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富足了，才知道荣辱，国君能遵守法度，父母兄弟妻子之间就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发扬，国家就要灭亡。”“国家下达的法令应当象流水的源头，畅通无阻，使它顺应民心。”管仲所说的这些道理浅显，容易实行。他还主张百姓所希望的，应当给予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应当废止。管仲执掌政务，善于变祸害为福利，变失败为成功。他处理政事，重视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衡量利弊。当齐桓公怨恨蔡姬，南下袭击蔡国时，管仲就乘机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当齐桓公北征山戎时，管仲又借机责令燕国恢复召公的政令。

【评点】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②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③，慎权衡^④。桓公实怒少姬，南葵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注释】

①公室：诸侯。

②重肉：两种肉食。

③妾：小妻，即后世的小老婆。

④帛：丝织物的总称。

⑤危言：直言。

⑥危行：直行。

【原文】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①，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②，妾不衣帛^③。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④；语不及之，即危行^⑤。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译文

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又即以管子语结之，完盛上结。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收完任政相齐一段，即带下作晏子过文。

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节俭力行四字，括尽晏子。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晏子一生事业，亦做数语，约略虚写，与管子一样。

名扬各国诸侯。

① 缚绁：捆犯人的绳子，引申为囚禁。

② 途：路途。

③ 阖：内室的小门。

④ 摄：提，整顿。

⑤ 信：同「伸」。

⑥ 窥：偷看。

⑦ 去：离开。

【评点】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①，解左骖赎之，载归。之途，解在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閨。久之，越石父请绝：「贤者固不可测。」

固不如在缧绁之中：前以知己论管仲，

此以知己论妻子，是史公著意点綴联合处。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描写情状，呼之欲出。

越石父请绝：「贤者固不可测。」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描写情状，呼之欲出。晏子做了齐国的宰相，有一天外出，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为宰相驾车时，坐在大车盖下，鞭打著四匹马，意气扬扬，非常得意。车夫回家后，他的妻子要求离开他。

【译文】

越石父是一位贤能的人，却被囚禁起来。有一次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了他，就解下左边驾车的马，赎出了他，并用车载着他一同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进了内室，许久没出来。越石父为此请求与晏子断绝交情。晏子吃了一惊，马上整理衣冠向他道歉说：「我虽然没有仁德，也帮助您免除了危难，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要求与我断绝交情呢？」石父说：「话不能这样讲。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屈，而在知己的人面前受到尊敬。当我在监禁中，他们是不了解我的。您既然了解我，并把我赎了出来，这就是知己了。知己而对我无礼，还不如仍在监禁中。」晏子于是就请他进去，待为上客。晏子做了齐国的宰相，有一天外出，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



體近逼鳥瓢急若神後波微光潤玉瓶含辟未吐氣若幽烟清歌獨文魚以營采鳴玉鸞為術於是越北涉燕南周列秦領步輶輶度勤無常則若危若蘭蕙容嬌媚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過六龍儼其齋首戒寒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鄭斯若往若還轉羽衣雲收風川后靜流而美聲妙女之空谷觀聽瑞而去散水禽翔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絕殊年

【注释】

①自下：指无骄傲之志，甘居人下。

②抑损：克制，谦逊。

③《牧民》等：皆《管子》一书中的篇名。

④次：编列。

⑤孔子小之：孔子曾说过：“管仲之器小哉！”

【原文】

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①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②。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③，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④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⑤。”

【译文】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看人人细。
晏子怪而问之：写出有心人。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仲著书篇名。

车夫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妻子说：“晏子身高不满六尺，身为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各国诸侯。今天我看到他出来，意虑深沉，常常有愿居人下的谦虚精神。现在你身高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然而你的心意却自以为很满足，因此我要求离开你。”从此以后，她的丈夫就变得谦虚谨慎起来。晏子对车夫的转变感到奇怪，就问他。车夫据实回答了他。后来妻子推荐这位车夫做了齐国的大夫。太史公说：“我读过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书中关于管子、晏子的思想都论述得非常详细。我们读过他们的书，还想看看他们的行为，所以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再论述，只讲述他们的逸事。管仲被世人称为贤臣，但孔子却小看他。”

①至王：实行王道。至，达到，实行。

②忻慕：高兴，向往。忻同「欣」。

出漫坐而笑，太叔晉語。王善之。人，周已无卿方固毒，退出坐少。

评点

管仲之谓乎：极抑扬以意。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极贊晏子。

译文

「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难道是因为周室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去勉励他去做恢复王道的事，而帮助他去称霸吗？古话说：「帮助发扬君主的美德，纠正他的过失，所以上下能互相亲近。」难道这话就是说的管仲吗？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尽了做臣子的礼仪之后才离去，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见义不为，是没勇气」的人吗？至于他直言向君主劝谏，敢于冒犯他的威严，这就是所说的「在朝就想着竭尽忠诚，退朝就想着补救过失」的人啊！假如晏子还在世，我就是为他执鞭效劳，也是值得高兴和羡慕的。

总评

伯夷传、忠孝兄弟之伦备矣。管晏传，于朋友三致意焉。管仲用齐，由叔牙以进，所重在叔牙，故传中深美叔牙。越石与之御，皆非晏子之友，而延为上客，荐为大夫，所在晏子，故赞中忻慕晏子。通篇无一实笔，纯以清空一气运旋。觉伯夷传犹有意为文，不若此篇天然成妙。





屈原列传

本篇节选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屈原的一部分，删了《怀沙》。大概是因为屈原和贾谊都是怀才不遇的文学家，他们的为人和思想情绪比较接近，贾谊又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司马迁把他们两人合为一篇传。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①，明于治乱，娴^②于辞令。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③与之同列^④，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

【译文】

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姓。做过楚怀王的左徒。他学识渊博，记忆力极强，通晓国家治乱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进了宫廷就和怀王谋画商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出了宫廷就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靳尚和屈原的官阶相等，为了争宠，心里很嫉妒屈原的贤能。有一次，楚怀王派屈原制定一份法令，屈原写好了草稿，还没有审定。上官大夫看到了就想篡改，屈原不同意。因此，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讲屈原的坏话，说：「大王派屈平制定法令，大家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评点】

入，则与王国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起叙任用之专，后段节节其疏而见放，妙得原委。

【注释】

①伐：夸耀。

②方正：行为端正。

③《离骚》：屈原所作的一篇抒情长诗。

④反：同「返」。

⑤惨怛：忧伤。

⑥间：离间。

【评点】

非我莫能为：语中庸主之忌。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先写做离

骚之由。

盖自怨生也：提怨字。



【原文】

「每一令出，平伐^①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②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③。『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④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惨怛^⑤，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⑥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译文】

「每次法令一公布，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怀王很生气，从此疏远了屈原。屈原痛心怀王听意见是非不分，谗言媚语蒙蔽了光明，邪恶小人以私害公，品行方正的君子不能在朝容身，所以他忧伤愁闷、沉郁深思，创作了《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忧愁」。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总是追念着上天和父母。所以人们在劳苦疲惫的时候，没有不呼天的；病痛悲伤的时候，没有不叫爹唤娘的。屈原走的是正大的路，行为正直，竭尽忠心，用尽才思来服事他的君王，小人却离间了他跟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境艰难啊！诚实可靠却被怀疑，忠心耿耿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愤吗？屈原作《离骚》，本来就是由怨愤而引起的。

【注释】

① 淫：过分。

② 《小雅》：《诗经》中的组成部分。

③ 条贯：条理。

④ 微：含蓄。

⑤ 迹：紧。

⑥ 获：玷污。

【原文】

《国风》好色而不淫^①，《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②，靡不华见。其文约，其辞微^③，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④而见义远。其志洁，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⑤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译文】

译文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比《骚》于诗，深得旨趣。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极赞屈原。以上
离骚，只虚写。

《国风》喜欢吟咏男女爱情却不过分，《小雅》虽多怨恨讽刺，却没有扰乱君臣的界限。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国风》、《小雅》的特点。在《离骚》里面，远古曾提到帝喾，近古曾说到齐桓公，中古曾叙述到商汤和周武王，用这些来讽刺楚国当时的政局。诗中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把国家治乱的来龙去脉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他的文字简练，他的辞意含蓄，他的志趣高洁，他的行为方正。他讲的事虽细小，但意义却很大，列举的事物虽然是眼前常见的，可是所表达的意思却很深远。志趣高洁，所以他的书中多称引美人、芳草，行为方正，所以他到死也不被容忍。他远离了污泥浊水的环境，就像秋蝉脱壳一样，不被尘世的污垢所玷辱。他真是洁白无瑕，出污泥而不染啊。推究屈原的这种高尚精神，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注释】

①绌：同「黜」，罢免。

②从：同「纵」。

③详：同「佯」，假装。

④厚币：丰厚的礼物。

⑤委质：呈献礼物。

⑥汉中：在今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一带。

⑦邓：今河南省邓县。

【评点】

屈平既绌：间接，又入叙事。

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人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市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译文】

屈原被罢了官，这以后，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国同楚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担心这件事，就叫张仪假装背离秦国，拿着厚礼呈献给楚王，表示愿意效忠楚国，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可是齐国却同楚国亲善结盟，楚国真能够同齐国绝交，秦国情愿把商於的六百里土地送给楚国。」楚怀王贪得土地又相信张仪，就同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有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国来报告怀王。怀王大怒，便大举兴师讨伐秦国。秦国调兵迎击，在丹江、淅川流域把楚军打得大败，斩杀楚军八万人，俘虏了楚国将领屈匄，趁机侵占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怀王就征调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国作战，在蓝田打仗。魏国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偷袭楚国，一直到达邓城。楚军害怕起来，从秦国撤回。齐国因怨恨楚国，终于不派兵救楚，楚国大大地陷入困难的境地。

體逐乘鳥飄急若神像波微精光爍玉崩含輝未吐氣若鸞鳴清軌文急以碧采鳴玉鸞爲術於是越北涉急南邇射表接步羅飛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若簡單容如媚令我忘賓於良辰以信造六龍儼其奮首襲雲車迎揚動朱眉之徐吉豫交接安進止歎斯若往若遷轉的流醫後風川后靜波而美翠妓女之容裔競躋石矣穀水禽石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

◎ 史記

【注釋】

①明年：指楚懷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

②當：抵得上，这里有换取的意思。

③靳尚：楚国大夫。

④鄭袖：楚怀王宠妃，又称南后。

⑤顧反：回来。反，同「返」。

⑥諸侯共擊楚：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共同进攻楚国。

【評點】

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又算定怀王。

追张仪，不及；只为何不杀张仪一

句，乃倒装楚原得张仪一段，又倒装张仪许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叙事在彼。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又起一难。

劉向《新序》：「昭王與楚婚，子蘭說昭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昭王不聽，使子蘭往聘。」

《史記》：「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漢書》：「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原文】

明年^①，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②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③，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④。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⑤，諫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譯文】

第二年，秦国划汉中地区给楚国来讲和。楚王说：「不愿意得到土地，只要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说之后，便对秦惠王说：「拿一个张仪就抵得汉中地区，我请求到楚国去。」张仪到了楚国，又用厚礼贿赂掌权大臣靳尚，叫他在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编了一番骗人的假话。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又把张仪放走了。这时候，屈原已被怀王疏远，不再在朝里任重要官职，正出使在齐国。他回楚国后，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感到后悔，派人追赶张仪，可是赶不上了。后来，诸侯联合起来攻打楚国，把楚国打得大败，杀了它的将领唐昧。这时，秦昭王和楚国通婚，想和怀王会面。怀王打算动身，屈原说：「秦，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能相信。不如不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他说：「为什么要断绝和秦国的友好关系呢？」怀王终于去了。

逐流鳥飄忽若神隨波微精光潤玉相合時未晚氣若幽鶴清歌暢文魚以譽乘鳴玉鳴為號於是北涉過南向約素領羅被坐虛動無常則危若蘭草容婀娜令我忘食醉良辰以信遊六郡篤其舊貴富半世清揚勸朱眉之徐言隱交接



【评点】

译文

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怀王一欺于秦而国削，再欺于秦而身死。为屈原作证，亦为楚辞作序也。

屈平既嫉之：先从楚人说起，见非屈原之私怨。

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便断绝了他的后路，从而扣留怀王，要挟他割让土地。怀王恼羞成怒，不肯答应，向赵国逃跑，赵国不接受。他又到了秦国，终于死在那里，后来把棺柩运回楚国埋葬。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继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作令尹。楚国人都抱怨子兰，因为他怂恿怀王到秦国去，竟使怀王不能回来。屈原也十分嫉恨子兰，虽然被放逐外地，但仍眷恋着国都，惦记着怀王，不忘却要回到朝廷，希望有朝一日怀王能够醒悟，风气回变。他挂念国君，想复兴国家，要把楚国从衰弱的局势中挽救过来，在一篇作品中再三地表达这种意愿。然而始终无可奈何，不能回到朝廷，从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看出怀王是至死不会醒悟的啊。一个国家的君主，无论他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贤能，没有谁不想得到忠臣来帮助自己，选拔贤良来辅佐自己。

①内：同“纳”。
②之：动词，到。
③咎：抱怨，指责。
④眷：同“眷”，眷恋，怀念。
⑤反覆之：意指要挽救楚于衰弱的局势中。

赵，赵不内^①。复之^②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兴国而欲反覆之^③，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人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

原文

逐流鳥飄零落神陵波微精光潤玉盤含辟未吐氣若幽鵠清歌獨以譽乘王寫清揚於是北汎過南澗對君
羅狹生塵劫無常制若危若蘭皋容嬌嬈令我忘涼枕是屏以惜遺六龍集其轍首長嘯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
追止難期若枯萎遷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琴鼓女之空舟飄絕而夫輕水含和之太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注释】

- ①属：连接。
②分：职分。
③渫：淘去泥污。这两句比喻有才能的人不为世所用。
④卒：终于。
⑤短：毁谤。
⑥被：同「披」。

【原文】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①，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②，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③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④使上官大夫短^⑤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⑥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译文】

可是亡国破家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而圣明的君主、政治清明的国家，几代也遇不到一个，这就是因为他们所认为的忠臣并不是真正的忠臣，他们所认为的贤良并不是真正的贤良啊！怀王因为不懂得识别忠臣，所以在宫廷里被郑袖迷惑，在外面被张仪欺骗，疏远了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结果，军队遭到挫败，土地被分割，丢失了六个郡，自身客死在秦国，被天下人耻笑。这就是不会识别人所得到的祸患啊！《易经》上说：「井淘干净下人耻笑。」这就是不可以汲取饮用的啊！君王圣明，能任用忠良，大家都获得幸福。」君王不明，难道能获得幸福吗！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嫉恨他，非常恼怒，便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大怒，把屈原放逐到外地。屈原走到江边，披头散发，在水边一边走一边吟诗，面色憔悴，形体瘦弱。

①见：被。

②铺：食。

③糟：酒渣。

④啜：喝。

⑤醕：淡酒。

⑥察察：洁白的样子。

⑦常流：同「长流」，指长江。

漁父見^①而問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浊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浊，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②其糟^③而啜^④其醕^⑤？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⑥，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⑦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译文

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似老人之言。

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只就渔父口中，翻出一段至理可参，可冰可歌，词家风度。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汨罗之志已决。

漁父看見了問他說：「您不是三間大夫嗎？什麼原因來到這里？」屈原說：「整個社會都混濁不堪，只有我干淨清白；眾人都醉了，只有我頭腦清醒，因此被放逐出來。」漁父說：「那些号称聖人的，不被事物所拘束而且能够順隨世俗進退。整個社會都混濁不堪，為什麼不跟着這種潮流而且推波助瀾呢？眾人都醉了，為什麼不跟他們一起吃那酒糟喝那淡酒呢？為什麼要保持寶玉般的德操而自找被放逐呢？」屈原說：「我聽說過：剛洗好头发的人，一定要彈一彈帽子；剛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裳。作為人，又誰能够讓自己潔白的身体蒙受世俗的污垢呢？我寧可跳進這長流的江水，葬身在魚腹之中，又哪能讓高洁的心靈去蒙受世俗的污濁呢？」他便寫了《懷沙》的詩篇。于是抱着石头，跳進汨羅江而死。

◎从古至今——共文观止

迁乘鳥輶名若神儼波輶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芳幽嫋歌賦羨文以贊采鳴玉鸞為御於是經此泣過南向行孝頓
罪無生塵物無常制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留遊六記策其齋首載雲半世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
進止難期若往還轉盼流蘇振風川后靜波蕩美翠盈女之容肅肅飄而委縠水禽湘而之大廟恨神人之道殊愁蹙平

【注释】

①从容辞令：指文章作得委婉含蓄。

②为秦所灭：秦灭楚过在公元前223年。

③贾生：指贾谊

④太傅：官名，职务是辅佐、教导国君

或太子。

⑤书：指贾谊写的《吊屈原赋》。

【评点】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①，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②。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③，为长沙王太傅^④。前叙屈原，后引贾谊。

投书以吊屈原，借授书事，后引贾谊。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皆离骚属名。

高宗：高宗，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名旦，字叔旦，周朝第二代君主。

少卿：少卿，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名叔，字子叔，周朝第三任君主。

少卿：少卿，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名叔，字子叔，周朝第三任君主。

【原文】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①，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②。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③，为长沙王太傅^④。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译文】

屈原死了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班人，都爱好文学，并且因写辞赋被人称赞。虽说都效法屈原，文辞写得委婉含蓄，却终究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言敢谏。从屈原死后，楚国的疆土一天天缩小，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亡了。在屈原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朝有个贾谊，做长沙王的太傅。他经过湘水，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投到江中，来凭吊屈原。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屈原的高尚志向而悲叹。到长沙，经过屈原投水自杀的地方，不能不难过地流泪，想象到屈原是怎样的人。

【注释】

①去就：指贬官放逐与在朝任职。

②茫然：茫然无主的样子。

【评点】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叹屈原之意，以叹贾生。

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

突然自失矣：此屈贾合赞，凡四折，缭绕无际。

【译文】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①，又茫然^②自失矣！

【总评】

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使似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欷歔欷歔。要之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宜其忧思喟然，低回不置云。





游侠列传序

本文选自《史记·游侠列传》。《游侠列传》是一篇专门记载汉代

游侠的传记。所谓“游侠”，是指那些轻生重义，勇于救人急难的人。

汉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对游侠多持敌对否定的态度，司马迁却给他们立传，并予以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同情。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对“多曲间巷布衣匹夫之侠”反复赞扬，抑扬顿挫，激情无限。

【注释】

①术：本指儒术，实指权术，这里是双关语。

②《春秋》：这里泛指史书。

③疏食：以蔬菜为食，疏，同“蔬”。

④厌：通“餍”，满足。

【原文】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①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②，因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③不厌^④，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译文】

韩非子说：“儒生利用文才扰乱国家法度，游侠使用武力违犯国家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他的讥笑，可是儒生的大多数还是被世人所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他们的君主，功名都记

载在《春秋》上，固然没什么好说了。至于象季次、原宪那些里巷平民出身的人，专心读书，具有高超独立的君子品德，道义上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住在空荡荡的茅草房子里，连布衣粗饭都得不到满足，死了已经四百多年，弟子们对他们的怀念依然不变。

而弟子志之不倦：儒固自己有真也，侠亦从可知也。

【注释】

① 轨：合。

② 正义：指国法。

③ 信：守信用。

④ 多：称道。

⑤ 鄙人：指一般老百姓。

【评点】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①于正义^②；然其言必信^③，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④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底，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⑤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译文】

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正见游侠之不可无也。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现在的游侠，行为虽然常常不合国家的法规，但他们说话守信用，做事必定要取得成功的效果，答应人家的事必然诚心做好，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灾难，使面临死亡的人得以生存，从不夸耀自己的本领，善于称赞自己的恩德。也有足以称赞的地方。况且急难的事是人们会时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理粮仓时差一点被害死，商汤的贤相伊尹曾经背着锅子、砧板作厨子，殷高宗武丁的贤相傅说曾经隐藏在傅岩，吕尚曾经被困在棘津，管仲戴过枷锁，秦穆公的贤相百里奚替人喂过牛，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在陈、蔡两地挨饿。这些都是儒生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受过这样的灾难，何况那些只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遇到的祸害又怎么说得完呢！俗话说：『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自己受到谁的好处谁就有德。』』



雖逐乘鳥飄急若神隨波微精光潤不煩含辭本性真善幽嫋清歡樂之至以譽聖鳴高王寫而傳於是越此法過南野對素指步驟飛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妙妍令我忘寐於是屏以留心追六龍使其齊首載雲車迎日使諸揚勸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溫馨似風川后靜流而美譽鼓女之容青脫絳而美穎水翕相而之大細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诵：颂扬。

②非虚言：这话一点都不假。

③取：收受。

④穷奢：穷困窘迫。

⑤委：委托。

⑥乡曲：乡里，指穷乡僻野。

⑦予：给与。

【游侠列传序】

【原文】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研暴戾，其徒诵^①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②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③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奢^④而得委^⑤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⑥之侠，予^⑦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译文】

【评点】

其徒诵义无穷：其徒享其利，而诵义无穷也。

非虚言也：正对何知仁义二句。此段言世俗止知有利，而不知侠之义，极为感叹。

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忽又叹儒，皆有激之言。

不同日而论矣：略抑游侠一笔，下即转。

所以伯夷认为周武王是可恶的，饿死在首阳山下，但是周文王、周武王的王业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贬损。盗跖、庄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颂扬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下，总有仁义存在。」这话一点不假。现在有些拘谨的儒生，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年俗，与世俗共浮沉而猎取功名。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收取和给予的原则以及应允的事情，他们的义气传诵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决非随便乱来。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也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杰出人物吗？如果让这些乡里的游侠同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①近世：指春秋战国以来。

②延陵：即吴公子季札。

③孟尝：齐国的孟尝君魏无忌。

④春申：春申君，楚国考烈王的相黄歇。

⑤平原：平原君赵胜。

⑥施：蔓延，传扬。

⑦士不虚附：士人不无故依附。

【评点】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①延陵^②、孟尝^③、春申^④、平原^⑤、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⑦。

【译文】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①延陵^②、孟尝^③、春申^④、平原^⑤、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⑦。

总之，从办事见功效、说话守信用看，游侠的义气，又怎能缺少呢？古代的民间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世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和封地的丰厚财富，招揽天下贤人，在诸侯中显名，不能说他们不是贤人。不过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促使它传播得很远。至于象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培植名节，闻名于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是贤人，这才是很难的啊！可是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都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对此深感遗憾！就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一类人，虽然他们时常触犯当时法令，但个人的道义、廉洁谦让，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名不虚传，士人是不无故依附的。

墨皆排摈不载：儒与墨皆侠士，故不载。又选定儒字。

墨皆排摈不载：儒与墨皆侠士，故不载。又选定儒字。

述襄禹鼎，急若冲陵波微，精光润玉，朝含辟未吐氛蒸，盖歌诵文，足以警乘鸣。王褒西游，於是越此江源，而向荆夷。左氏曰：「是越此江源，而向荆夷。」

逐乘鳥飄急若神。陸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輝未吐氣。蕭嫋嫋清歌婉曲無以勝。乘鳴玉寫飛衛於越。壯泣憑南向。封素韻
罪極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草容嬌令我忘寐於是屏以惜遲六龍。集其齋首。裁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傳交接
進止猶若往。若遙轉時涼飴。收風川后靜波蕩美琴。鼓女之容。貴貌雖疏而夫數水含韻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悵厭年

◎ 史記

【游俠列傳序】

【注釋】

①不察其意：不看游侠们好的心意。

②豪暴：豪强横暴。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①，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②之徒
同类而共笑之也。

【原文】

至如朋党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自有真偽，不可不辨。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一
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一
往情深。

【總評】

至于象那些朋党党徒、强宗豪族互相勾结，利用钱财奴役穷人，使用暴力欺侮凌辱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憎恶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人不看游侠们好的心意，而把朱家、郭解等有名的游侠同那些豪强横暴的家伙混为一谈，加以讥笑。

世俗止知重儒而轻俠，以致俠士之义，湮沒无闻。不知俠之真者，儒亦轢之，故史公特為作傳。此一傳之冒也。凡六贊游俠，多少抑揚，多少往復。胸中率落，筆底撻寫，極文心之妙。

①《老子》：记载道家哲学的一部书。

又称《道德经》。

②神农：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他曾教

导民众进行农耕。

山川③已：同「矣」。

本篇是《史记·货殖列传》的序。货殖，是经营工商业以增加财富的意思。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有关货殖的各种情况，叙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货殖家的事迹和社会影响。货殖家，即工商业者。在这篇序里，司马迁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

评点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谓势所能至之荣也。

【原文】

《老子》^①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②以前，吾不知已^③。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译文

《老子》书上说：「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候，邻国的人互相望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彼此听到，老百姓满足他们的饮食，喜欢他们的穿着，安于他们的风俗，乐于从事他们的职业，到老到死也不相互来往。」如果一定把老子所说的当做要务，企图挽回近世的风俗，闭塞百姓的耳目，那么几乎是没办法行得通的。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不知道。至于《诗》、《书》上所记述的，从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都想尽量享受声色的美好，嘴里都想要尽量享受各种肉类的滋味，身体贪图安逸快乐，而心里夸耀权势的荣耀。



【注释】

①渐：逐渐沾染。

②眇论：微妙的言论，这里指老子的言论。眇，同“妙”。

③声色：音乐和美色。

④大较：大略、大概。

⑤谣俗：风俗习惯。因各地有不同的歌谣，故有是称。

【评点】

虽户说以眇论：微妙之论。

夫山古饶材、竹、穀、穀施、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

此其大较也：方论货殖之理，忽杂叙四方土产，笔势奇妙。

又似《货殖列传》之序文，但与本文不同，此大较也。

使俗之渐^①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②，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古饶材、竹、穀、紝施、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③，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⑤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译文】

这个习俗深入人心很久了，即使用老子讲的微妙道理去挨家挨户地劝说，也终究不能改变。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应形势的发展，其次是用利益去引导他们，再次是教育他们，再次就是制定法规去约束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争利。太行山以西多产木材、竹子、楮树、野麻、牦牛尾、玉古；太行山以东多产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姜、桂、金、锡、铅矿、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出产马、牛、羊、毡裘、筋角；出产钢铁的山，往往相距不出千里，像棋子那样密布。这是大概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欢的，各地的风俗习惯都拿它们作穿的、吃的，以及奉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靠农夫耕作，才有的吃；靠管山林川泽的人，才能把物品采集运出来；靠工匠做工，才能制成器物；靠商贾贩卖，物资才能流通。这难道有政令教化去征调限期会集吗？

【原文】

①征：征兆、预兆。

②《周书》：周朝的文诰，现已不存。

③三宝：指上文的食、事及下文的财。

④匱：匮乏，缺失。

⑤鲜：少，指贫困。

⑥道：这里指经济规律。

【评点】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货殖尽此二语，是一篇主意。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正见俗之渐民，而货殖之不可已也。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此段就上下文一反，言货殖也非易事，存乎其人，以引起太公管仲等。

译文

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力气，去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所以物价贱是贵的征兆，贵是贱的征兆。人们各自努力而快乐地从事他的职业，就像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没有停止的时候，不用召唤就自己到来，不用要求老百姓就自动拿出东西。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且得到自然的验证吗？《周书》上说：“农夫不拿出粮食就缺少吃的，工匠不制出器物就缺少用具，商人不出来经营，吃、用、钱财就不能流通；虞人不运出物产就财源缺乏，财源缺乏，山林泽地就不能开发。”这四个方面，是老百姓衣食的源泉。源泉广大就财富多，源泉窄小就财富少。在上能使国家富足，在下能使家庭富裕。贫富全由自己，没有人能够夺走或者赐予，不过巧智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①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周书》^②曰：“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③绝，虞不出则财匱^④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⑤。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⑥，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體運氣烏飄急若神龍波微精光潤玉顏含醉未吐氣芳幽嬌嬈文采以譽采鸞玉寫為翰於是起此北邊而南行素韻步履輕生塵動急若危若蘭草容嬌嬈令我忘言於是屏以信遊六龍集其香首載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餘音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折流蘇枝風川后靜波蕩吳楚鼓女之客翁飄飄石矣般水禽翔而之大細恨神人之茲殊愁年

汉文 清·吴楚材注

古文观止

◎史记

【货殖列传序】



【原文】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濶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①，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繢至而辐凑^②。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③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④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译文】

从前太公望被封在营丘，地处海滨，土质盐碱，人口稀少，于是太公勉励百姓努力养蚕纺织，极力钻研技术，贩运鱼盐。四方的人纷纷投奔齐国，像绳索相连似的络绎不绝于道，也好像车轮中辐条凑集到车轂上一样。因此，齐国的冠带衣履传遍天下，渤海和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敛衣袖，恭敬地来齐国朝拜。这以后，齐国中途衰弱，管仲修复太公的遗业，设立轻重九府管理财政，齐桓公因而称霸，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家中也有了三归台，虽然他的地位不过是诸侯下面的大夫，但富裕比得上诸侯国的君主。因此齐国富强的局面，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代。所以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节产生于富有，废弛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好行仁义；小人富有，能够尽力。

【评点】

繢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引太公管仲，以为货殖之祖。

①千乘之王：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

②万家之侯：指诸侯。

③百室之君：指大夫。

④编户：编入户籍的老百姓。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①，万家之侯^②，百室之君^③，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④之民乎？

【评点】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言时其富厚之势，则客之所之，以而不乐。……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点雷羞貧，虽有激之语，然亦确论。

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暗刺时事，语多感慨。

【译文】

潭深，鱼就自然生长在那里；山深，野兽就自然去到那里；很富的人，仁义就自然依附在他身上。富贵的人得到权势就更加显赫；失掉权势，作客都无处可去，因而不愉快。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在街市。」这并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们，熙熙攘攘，都为利益奔走。」有兵车千乘的王，食邑万户的侯，食邑百户的大夫，尚且还担心贫穷，何况是平民百姓呢？

【总评】

天地之利，本是有余，何至于贫。贫始于患之一念，而弊极于争之一途。故起处全寄想夫至治之风也。史公岂真艳货殖者哉。千乘数的，盖见天子之棺椁、列侯之醉金，而为之一叹乎。



太史公自序

本文是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节选出来的一部分。《史记·太史公自序》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叙述司马氏的世系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其次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写作《史记》的原由旨趣；最后对《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依次作了简要介绍。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①有言：『自周公^②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③，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诞生。孔子死后到今天又已五百年了，有能够继续在盛明的时代考定《易传》，续作《春秋》，探求《诗》、《书》、《礼》、《乐》的本原的人吗？』它的意思就在这时吧！我怎么敢辞让呢？」上大夫壶遂说：「当年孔子为什么写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微废除了，孔子当时为鲁国司寇，诸侯们认为他对自己会造成危害，大夫们都阻挠他，

①王事：即王道，主要是尊周室，攘夷狄。

②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③是非：指评论褒贬。

④经纪：安排。

⑤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

⑥牝牡：牝为雌性的鸟、兽，牡为雄性

的鸟、兽。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①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②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③，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④人伦^⑤，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⑥、雌雄，故长于风。

【评点】

以达王事而已矣：一句断尽春秋，已下那极贊春秋一书之大。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原实著当时行事，非空言垂训。
王道之大者也：此段专赞春秋，下复以诸经陪说。

「孔子知道他的言论不能被采用，主张不会被实行，于是评论褒贬二百年之中发生的事情，以此作为天下准则，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求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只发表褒贬的空论，不如把褒贬寓于对当时事件的记述中，这样会更为深刻确切清楚明了。」《春秋》，向上阐明三王治世之道，向下辨明人、事的各种准则，区别疑难事物，判明是非，断定犹豫不决的事情，表彰善良，贬斥丑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使亡国恢复，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修补弊端，振兴衰业，这是王道之中的重大内容。《易》记叙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表现变化；《礼》安排人伦纲常，所以长于指导行动；《书》记载先王的事，所以长于表现政事；《诗》述及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讽喻教化。

【译文】

迹迹乘鳥飄急若神隨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姬清歌嬌文未以警春鳴玉磬為精於是越北泣過南而行素帕步履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蕙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逝六龍儀其首載當半理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安進止默則若遲轉的流聲從風川后靜流鴻與翠娛鼓女之容肅觀殊無而去輕水含烟而之太廟恨神人之道詠怨歌年

遠張鳥飄零，若神陵波輶。精光潤玉顏，含辟未吐氣。若幽嫋清歌，揚文采以警乘。鳴王寃為繢，於是越北江過南海。封秦朝
羅飛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斯屏，以惜六龍儀其齋。首載雲車迎清揚，動朱眉之餘音。陳文接
追止難窮若往來，迷轉的深碧秋風川。若靜波馳美翠鼓，女之容肅飄如願。而委散水禽初而之太廟恨神人之道。殊絕歲年

【注釋】

①所以立：建立的根据。

②和：使人和乐。

③道：同「導」，指导。

④指：同「旨」，意旨。

⑤毫厘：一点点。

⑥其渐久矣：逐渐形成。

【原文】

「《乐》乐所以立^①，故长于和^②；《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③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④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⑤，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⑥。」

译文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乐》以节人，又从易礼书中诗乐说到春秋，以应起。

是故《礼》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平定乱世，恢复正轨，没有什么能比《春秋》更切近的。《春秋》文字达数万，其意旨有数千。万物的散失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这部书中，杀死国君之事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不能保住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不可胜数。考察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仁义这个根本。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下杀害国君，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

莫近于《春秋》：以下独详论春秋。
皆失其本已：所以弑君亡国及奔走，皆是事仁义之本。

①故：所以。

②谗：说人坏话的人。

③经事：日常之事。

④权：权变。

⑤蒙：蒙受。

⑥实：实心，本意。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③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④。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⑤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⑥皆以不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译文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总上文而言，其实心本为善，但为之而不知其义理，凭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辞。春秋实有此事，特为揭出，甚言春秋之义，不可不知也。

则受而弗敢辞：应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句。

卷二
清·同治刻本
古文观止

臣子而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⑤首恶之名；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⑥皆以不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臣子而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⑤首恶之名；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⑥皆以不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惟遷山鄰樹若往若迷而深僻以風川后靜波為美翠枝女之容有脫離而未散水禽而之太鄉懷神人之道殊絕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史记 太史公自序

【注释】

①大宗：根本。

②未然之前：在发生之前。

③知：了解。

④垂空文以断礼义：用文字来裁断礼义。

⑤法：法典。

⑥明天子：圣明天子。指汉武帝。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①，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②。」董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③，当一王之法^④。今夫子上遇明天子^⑤，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译文】

译文

「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义是在坏事发生前加以防止，法制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处罚。法制所起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义的防范作用却难以被人了解。」董遂说：「孔子所处的时期，上没有贤明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字来裁断礼义，充当圣王的法典。如今您向上遇有贤明天子，下得以保守职位，万事齐备，都各适其位。您所作的，想用来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不，不是这样的。我从先父那里听说：

「伏羲之世时极为纯朴厚道，作有《易》的八卦；尧、舜盛世，《尚书》有记载，礼、乐也兴起来了；商汤、周武时天下兴隆，诗人们为之作颂。《春秋》推崇善事，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不

只是讽刺讥笑而已。」

①符瑞：吉祥的象征。

②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

③改正朔：即改历法。正，岁首；朔，初一。

④易服色：改变衣着及器物的颜色。

⑤穆清：清和之气，指天。

⑥款塞：叩开塞门。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①，建封禅^②，改正朔^③，易服色^④，受命于穆清^⑤，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⑥，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评点】

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正对欲以何明句。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可见史公未遭祸前，已作史记，特未卒业耳。

【译文】

「汉代兴起以来，以至当今的圣明天子，获得了上天吉祥的征兆，建坛祭天，改定历法，改变衣着器物的颜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没有边界。四海之外，殊俗之地，选派使者辗转经过几重翻译叩关来朝见，请求进献贡品的，不计其数。臣下百官竭力宣扬圣上的圣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能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有德行却不能广泛宣扬，这是有关官员的过失。而我曾经任史官之职，却废弃圣明天子的盛德不去记载，使功臣、诸侯及贤能大夫的功业磨灭而不加以记载，丢弃先父的遗言，罪没有比这更大的。我所记的这些过去的事，只是整理这些人物的世系传记，并不是什么创作，您把它比作《春秋》，误会了。」于是按次序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我遭受了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牢狱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吗？我的身体毁坏了，也没有什么用了！」

退止聊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聲收風川后靜波馮夷翠鼓女之容齊飄飄而赤霞水禽翔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然盛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西伯：即周文王。

②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境内。

③孙子：即孙膑，战国时的大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

④不韦：即吕不韦，秦始皇的相国。

⑤陶唐：陶唐氏，即尧。

评点

译文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①，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②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③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卒成史记，故以此句唤起。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组织六经做余波，而添出离骚、国语等作陪，更妙。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帝始：史公虽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总评

史先生平学力，在史记一书，上接周孔，何等担荷。原本六经，何等识力。表章先人，何等渊源。然非发愤郁结，则虽有文章，可以无作。哀公获麟而春秋作，武帝获麟而史记作，史记岂真能继春秋者哉。

①牛马走：驾驶牛马的仆人。这是司

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一篇血泪控诉书。在此书中，司马迁以无限激愤的

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是非不明。

②要弩：劣马。罢同「疲」。

③身残：指受过宫刑。

④尤：过错，罪过，引申为指责。

【评点】

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

非敢如此也：一句辨过，下句详辩。

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
谁与语；言无知心之人，谁可告语。起

下句。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①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
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
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②，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
为身残^③处秽，动而见尤^④，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

『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译文】

仆太史公司马迁再拜陈言，少卿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屈尊赐给我一封
信，教我待人接物要谨慎，要把向皇帝推举贤能的人作为自己应做的事情。
您的情意诚挚恳切，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反而听信了世俗人的话。
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无能，但也听说过长者留下来的遗风。我只是以
为自己的身体残废，处于可耻的地位，动不动就会受到指责，想为人做些有
益的事，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总是独自郁闷而难以与人说。俗话说：『既
没有知己为谁做好事？叫谁来听我的话？』钟子期死了，伯牙终身不再弹琴。



禮還承鳥鷹急若神陵波微清光潤玉韻含碑本味氣若幽香清歌燭文氣以營長鳴玉聲而清操是起此法源南向對素韻少羅襪生塵勃然常則羞若蘭草容如煙全我志行持是展以情遊六龍儀具膏肓最富半世清揚動春風之徐言陳爻接安坐止難明若往矣迷轉時流賢收承川后靜波湧美華媛如之容音既妙瑞而去輕水含烟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逐珠結纓年

【注释】

①由、夷：许由、伯夷。

②季冬：十二月。

③不可为讳：指任安十二月被处死。

④左右：指任安，表示尊敬。

【原文】

【报任安书】 ◎ 司马迁

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①，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②，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③，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④，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因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评点】

译文

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一段先作渐引入情。
恐卒然不可为讳：难言其死，云不可讳。

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一段又作如
许曲折，看他造句心事，更无处明，而欲明向将死之友，可以想见古人交情。
①要塞：今平凉西界。

②季冬：夏历十二月。

何则？是一个人勇敢的表现，树立名声，是一个人行为的终极的要求。

【注释】

① 懈：同「慘」。

② 讪：耻辱。

③ 宫刑：古代割除男性生殖器官的一种刑法。

④ 緒业：指先人未完成的事业。

⑤ 肇轂下：皇帝车驾的左右。代指皇帝身边。

【评点】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特标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见己之无复有此，以起下意。

而况于慷慨之士乎：言士羞与宦竖为伍。

荐天下之豪俊哉：以上叙己亏体辱亲，不足为士。答任安书中推贤进士语。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 讪莫大于宫刑^③。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緒业^④，得侍罪肇轂下^⑤，二十余年矣。

【译文】

一个士人注意到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足于世，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灾祸最惨的莫过于贪图私利，悲哀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心灵受到伤害，行为最丑恶的莫过于污辱祖先，耻辱最大的莫过于受官刑。受过官刑的人，没法跟别人同等相比，这不是一代的事，由来已久了。当初卫灵公与太监雍渠同车，孔子为此离开卫国到陈国去了；商鞅通过太监景监进见秦孝公，赵良为此感到寒心；宦官赵谈作作文帝的陪乘，袁丝为此变了脸色。自古以来人们就看不起宦官一类的人。那些只有中等才能的人，一涉及有关宦官的事，都没有不感到丧气的，更何况那些慷慨有志气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怎么会让受过刑罚余生之人推荐天下的英豪俊杰呢？我靠父亲遗留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供职，已有二十多年了。

往復止歇期若往若迷轉而謠聲此成川后靜波湧美翠綠女之容青翫歸而夷叔水禽翰而之大網漁神人之道淡然年

汉文 漢·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原文】

所以自惟^①：上之，不能納忠效信^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补阙^③，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④；外之，不能備行伍^⑤，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郊游光寵。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客，无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向者仆亦嘗廁^⑥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亡形為扫除之隶，在闕賈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負不羈之才，長无乡曲之營。

【译文】



【注释】

① 惟：思。

② 效信：贡献自己的诚信。

③ 拾遗补阙：为皇帝拾取遗漏，弥补缺失。即向皇帝进谏。

④ 岩穴之士：隐居的有才之士。

⑤ 行伍：指军队。古代军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

⑥ 廁：夹杂。

【评点】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客，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以上叙自己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责，文势雄拓。

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此段申言

尚何言哉：加一笔，更悲惋。

- ①周卫之中：指宫禁之中。周，环绕。
 卫，宿卫。
 ②知：知遇，了解，指交往。
 ③俱居门下：指李陵曾任侍中，与太史令都是能出入宫门的人。
 ④分别有让：区分长幼尊卑，谦让有礼。
 ⑤恭俭下人：尊重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评点】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①。言表先人太史旧职。自守奇士：自守奇节之士。以殉国家之急：以身从事曰殉。

【译文】

皇帝因我父亲的缘故，才让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从而出入于宫禁之中。我本以为头上戴着盆怎么还可以望天，所以出入宫禁之后就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忘记了家室的私事，日夜想着竭尽低微的才力，一心致力于本职的事情，以求得皇帝的信任。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不象原先所想的那样。我和李陵虽然都在官中任职，但平素并没有亲善关系，不在一条道上行走，不曾在一起饮过一杯酒，表示过情意恩切的欢乐。不过我看他的为人，是一个能自守节操的有奇志的人。他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守信用，处理财物很廉洁，对待取舍讲义气，分别长幼有谦让，恭敬节俭居人下，常想奋不顾身，以身殉国家的急难。从他平时所积蓄起来的品德看，我认为他具有全国杰出人物的风度。作为人臣，出于宁愿万死不顾一生的想法，去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已是非同一般了。

逐乘鳥飄零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幽清歌飄蕩東流以警春鳴玉禽為瘞於是趙北漢西南向對秦頌
罪機生塵劫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如嬌令我忘情於是屏以體追六龍懶其齋首氣雲半匣清揚動朱膺之徐言陳文接
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鬱激而美翠枝女之容肅肅然顧而美教水禽相而之太細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之



【原文】

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徒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①，垂饵虎口，横挑^②强胡，仰^③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旗裘^④之君长威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⑤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⑥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

译文

①王庭：这里指匈奴单于所居之处。

②横挑：气概凌厉地挑战。

③仰：面临。匈奴于群山之间围攻李陵，李陵对敌形势为仰攻。

④旃裘：匈奴人用的毛毡、皮裘，代指匈奴。旃，同“毡”。

⑤张：举起。

【评点】

且李陵：北下言李陵之胜败，曲折周悉。

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⑤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一段极力描写。

皆奉觞上寿：故意写出公卿王侯丑状。

现在一个人做事只要一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子儿女的臣子，随即夸大其词，酿造他的罪名，我实在感到很痛心。况且，李陵只率领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到匈奴军队设防的地区，一直打到匈奴的王庭，就象虎口垂挂诱饵，向勇猛、强大的匈奴军队挑战，仰攻无数的敌军，与单于率领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杀死的敌军超过自己军队的人数，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征召了左右贤王的全部军队，带领所有善于射箭的人，全国一起攻打并包围了他们。李陵的军队转战千里，箭用完了，进退的路都被堵住，救兵又不到，士兵死伤成堆。即使这样，李陵一声号令，疲劳的士兵们个个奋起，人人满面血泪，拉开空弓，冒着敌人的刀剑，向北争着同敌人展开决死战斗。李陵的军队还没有覆没时，曾派人来报告战况，朝廷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

【注释】

① 惨怆怛悼：悲伤，哀戚。

② 款款：恳切忠实的样子。

③ 士大夫：指李陵所部将领。

④ 绝甘分少：把甘美的东西推让给别人，把仅有的少量物品分人。

⑤ 推言：推论阐述。

⑥ 眇眦：怒目相对的样子。

⑦ 沮：毁坏。

【原文】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①，诚欲效其款款^②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③绝甘分少^④，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⑤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眇眦^⑥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⑦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译文】

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故意写出。已上详叙李陵。

事已无可奈何：事既无可如何，计不得不出此。此句正推原陵意，妙。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吏以为诬上，天子终从其议，定为宫刑。

过了几天，听到李陵战败的消息，皇帝为此吃饭无味，听朝不愉快，大臣们忧愁害怕，不知怎么办好。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地位卑贱，看到皇帝悲哀伤心，实在想提出诚恳愚昧的意见为皇帝效忠。我认为李陵对待部下素来都是自己不吃好的食物，困难时把少量的食物分给大家，所以能使部下拼死出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战败被俘，看他的意思，是想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来报答汉朝。事已无可奈何，但他曾打败敌人的战功，也足以表白于天下了。我常想把这些意见向皇帝陈述，没有遇到机会。正好有一次皇帝召见询问，我就按照以上的想法，阐述了李陵的功绩，想让皇帝全面地看待李陵，堵塞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辞。我没能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清楚，圣明的君主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就交给大理寺审判。我的诚挚的忠心，始终没有辩白。我被加上了诬上的罪名，皇帝同意了法吏的判决。

【玉器】

清·康熙三十四年·吴调侯撰

◎古玉器·玉器·玉器

【译文】

逐漸流離，急若神懼。微精光潤玉顏含醉未吐氣若幽嬌清歌屬文魚以誓言寫玉寫為詩於是趕赴汎陽向北東南而行。是時危若蘭蕙容嬌嬈令我忘食。於是屏以信道六龍輶其齋首載雲車逕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父接送止難謝若枝若遷轉的微聲收風川后靜波馮夷擊鼓女之容裔既離蹕而委轍水禽相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平

【注释】

- ① 左右亲近：指皇帝身边亲近的臣子。
- ② 困圈：监狱。
- ③ 佴：置，安放。
- ④ 重：深深地。
- ⑤ 一二：逐一地。
- ⑥ 卜祝：负责占卜和祭祀的官员。
- ⑦ 次比：意为相提并论。

【评点】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法可以金赎罪。而司马迁无金可以自赎。

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叹曰：“黄帝以三传，而知其事也。”则知司马迁作《史记》游侠二传，非无为也。

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豈不然乎？以上详叙自己。

流俗之所轻也：不为天子所重，故为流俗所轻。

【原文】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①，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②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頗其家声，而仆又佴^③之蚕室，重^④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⑤为俗人言也。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⑥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⑦，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译文

我家贫，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赎身，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来营救看望我；皇帝左右亲近的人也不肯为我说一句话。人不是木石，可是我只能独自同法吏打交道，囚禁在监狱中，心里的话能告诉谁呢！这些正是您所亲眼见到的，我做的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活着投降了，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声誉，而我又依次进入蚕室，深为天下人耻笑。可悲呀！可悲呀！这些事是不容易对世俗人说清楚的。我的先人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掌管文献、史籍、天文、历法的太史令，地位与卜官、祝官相近似，本来就被皇帝所戏弄，象伎艺一样被畜养，被世俗人所轻视。假如我依法被杀，就象九牛拔去一毛，同捏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世俗人不可能把我和死于节义的人相提并论，只是认为我是没有理智、罪恶极大、不能自脱，只能乖乖地被杀罢了。这是为什么呢？

①理色：指道理与颜面。

②诎体：身体被捆绑起来，诎，同

「屈」。

③箠楚：犯人的棍棒。箠，杖。楚，荆条。

④定计于鲜：指在受辱前打定主意自杀。鲜，明。指受辱的情势已明。

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①，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②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③受辱；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④也。

译文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彼此较量，轻重较然，结上生下。

最下腐刑极矣；历僧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极辱，字奇丽而婉约。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未遇刑自杀为鲜明。士之节义如此。

是我平素的表现和我的职业使人产生这种看法。人固有一死，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得轻于鸿毛，这是由于他们死的作用有所不同。首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为别人的脸色受辱，其次是不为别人的言辞受辱，其次是身体被人捆绑受辱，其次是换上罪人的衣服而受辱，其次是被戴上木枷、套上绳索，遭受鞭打而受辱，其次是剥去毛发、戴上铁圈而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截断肢体而受辱，最下等的、受辱到了极点的是腐刑！《礼记》说：「刑罚不能加在大夫身上。」这是说士大夫对自己的气节不可不勉励。猛虎在深山中，各种野兽都震惊恐惧，一旦掉进陷阱，关进铁笼，就会摇尾向人求食，这是它的威势被制约后逐渐造成的。所以有的士人，在地上划个圈作监牢，他决不进去，削个木头作狱吏，决不和他对话，而是决计在入狱受辱之前自杀。



【原文】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①，视徒隶则心惕息^②。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③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④；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⑤，不能引决自裁^⑥，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译文

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像今天那些入了狱的人，手足被捆绑着，戴上枷锁，露出皮肉，挨着鞭子，关在监狱之中。这时候他们见到狱吏就得叩头，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是这些人以往的威势被制约而逐渐造成。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说自己没有受辱，这是厚着脸皮，有什么可贵的？况且，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五种刑罚都受过；淮阴侯韩信本是王，在陈地戴上了镣铐；彭越、张敖都是面向南称过王的，却被关在狱中抵罪；终侯周勃杀了吕后的亲属，权势超过春秋五霸，被囚禁在请室中；魏其侯窦婴是大将军，穿上了赭色的囚衣，戴上了木枷、手铐和脚镣；季布当了朱家带铁圈的奴隶；灌夫被囚禁在居室受辱。这些都是身至王侯将相，邻国闻名，等到由于某种罪名而落入法网，不能决心自杀，仍在监狱中，古今一样，哪里能不受辱呢？

【评点】

心惕息：警惕而喘息。

曷足贵乎：以上叙己受辱。

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历引被辱古人自证。

少卿亦無急若神陵波微光潤玉韞含碑朱吐氣若雲烟清歌燭燭火魚以譽東陽王烹為燭於是趙北泣遼南對時子韻安進止鄰廟若往若還轉而流蘇後風川后靜波為美孽故女之容肅既歸而失殺水禽而之大廟恨神人之道涼悲歲年

①势：形势。

②审：弄清这个道理。

③陵迟：颓丧。

④斯不亦远乎：不是太晚了吗？

⑤仆：我，自谦。

⑥勉：勉励。

⑦臧获：古时对奴婢的贱称。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③，至于鞭捶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④！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⑤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⑦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评点】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以上言不必引决。以下言已之比引决，那更有所欲为。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于义理者，则不贪生念顾，义不得已也。

况仆之不得已乎：应上下不得已。再跌跎。

【译文】

由此说来，勇敢和怯懦、强大和弱小，都是形势所造成的。弄清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受法律制裁之前自杀，而逐渐颓丧，到了挨鞭打的时候才想为坚持气节而死，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对丈夫慎重施刑，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求生恶死，想念父母，顾恋妻儿，这是人之常情。至于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不是这样，是有不得已的地方。现在我不幸，父母早已去世，没有兄弟亲人，一人孤立无援，少卿您看我在妻子儿女面前应当怎样做才好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要死在节义上，怯懦的人要是仰慕节义，处处都能勉励自己。我虽然怯懦想着苟活，也很懂得死节和苟活的区别，何至于自甘陷入监牢受污辱呢？而且奴仆婢妾还能自杀，何况我这样不得已又怎惜一死？

少羅襪生塵。勤勉無常，則若危華容姣好，令我忘情於是屏。以留六龍，像其齋首。我嘗半迷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點綴善往，若邇轉時流聲，收風川后靜波，為美華敷女之空齋。貌如石而淑水含韻，而之太細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 司馬遷

【報任安書】



【原文】

所以隱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灭，不可勝^①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②膑腳，兵法修列；不韦迁^③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无目，孫子断足，終不可用，退^④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譯文】

我所以暗自忍耐苟且活下來，幽禁在糞土一樣的監獄中忍受不辭，是怨恨我個人想完成的事業還沒有完成。如果我只考慮處在这种鄙陋的处境中死去，我的著作就不能流傳後世。古時候大富大貴而名聲磨滅不傳的人，多得無法記述，只有非常卓越的人才能被後人稱頌。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後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流放後才創作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後才寫下《國語》；孫臏被挖去膝蓋骨後編成了兵書；呂不韦被放逐到蜀地後才流傳《呂覽》；韓非囚禁在秦國才有《說難》、《孤憤》問世；《詩經》大都是賢人聖人為抒發內心的憤慨而創作出來的。這些人都是一直在心里有郁闷的事，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所以才論述以往的事，以寄希望于未來的人。就象左丘明失明，孫子斷足，再也不可能被重用，就退隱著書，以抒發自己的憤懣，表明自己的見解，使著作流傳後世。

古者富貴而名磨灭，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先虛提一笔。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與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評點】

③ 孫子：即孫臏，戰國時的大軍事家，著有《孫臏兵法》。

④ 退：引退。

古者富貴而名磨灭，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先虛提一笔。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與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①逊：谦虚。

②放失：散失。

③天人之际：自然现象与政治社会关系。

④下流：地位低下。

⑤口语：说了几句话。

⑥重：深深地。

本解

【评点】

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一时之辱，

而重万世自美名，立志诚卓。

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

哉：司马深婢以刑为辱，故通篇不脱一辱

字。此结言著书补偿前辱，聊以自慰。

难为俗人言也：回应前文，衔接紧密。

笑，因此污辱了先人，有什么脸面再上父母的坟墓呢？

【译文】

我不谦逊，近年来用缺乏文彩的语言，广泛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大略考证其事实，综合它们的来龙去脉，考察它们成败兴衰的道理，上从黄帝算起，下到今天，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用来研究自然和人际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写完，就遭到这次大祸。痛惜这部著作还没有写成，因此受了极残酷的刑罚没有表示怨恨。如果我确能写成这部著作，让它藏在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流传到大都邑中，那末，我就偿还了受辱的债。即使再被杀一万次，难道还有后悔的么！然而这只能对智者说，难以对庸俗的人讲啊。一个负罪的人不容易处世；地位低下的受过污辱的人，时常会受到毁谤、非议。我因为说了几句话遭到这次灾祸，深为乡里人所耻笑，因此污辱了先人，有什么脸面再上父母的坟墓呢？

體體運氣烏鵲急若雲煙微光淵默含辭未吐氣若幽咽清歌滿文以聲乘鳴玉寫為韻於是越北江過南國到秦
少卿生虛勃若危若蘭草容嫋嫋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留遊之私懷其音首我嘗半巴清揚動朱眉之餘言陳文接
安進止辭期若往若還時流蘇收風川后靜波西夷琴故女之亦宵脫歸而去教水禽相而之大廟恨神人之道殊怨感年



【原文】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①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②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③，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④。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⑤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即使再过百世，耻辱更会加大。因此我的愁肠一日九转，坐下来恍恍惚惚，若有所失，走出去不知往哪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汗流浃背、沾湿衣裳。我成了如同女人一样的人，哪能自己引退去做隐士？只好暂且跟着世俗浮沉，与时势相屈伸，以抒发内心的愤慨和矛盾。现在少卿您还教我推贤进士，不是和我的想法相违背的吗？今天即使我想修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粉饰自己，那也没有益处，世俗的人不会相信，恰恰足以自取耻辱而已。总之，人死后是非才能论定。这封信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只是略陈鄙陋之见。谨再拜。

【评点】

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言如此便应逃

远远去。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言死后名
誉六于千载也。直应上本末易明句。

【总评】

此书反覆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喟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

文帝议佐百姓诏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书中记载了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整理者为东汉时期的班固、班固（公元73—102年），字孟坚。父

彪撰《汉书》未成，彪卒，固归里，谋继其父业。明帝诏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使终成《汉书》。

表现了这位封建帝王对百姓的关心。

汉文帝刘恒的这一篇诏书，从各个方面探求当时民间疾苦的原因，

【原文】

间^①者数年比不登^②，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③。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④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译文】

评点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近几年来庄稼连续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疾疫的灾祸，我对此很感忧虑。我愚昧不明，还未通晓发生这些灾祸的原因。料想，是我的施政方针谋划不当，而行为又有过错呢？还是天道不顺从，地利没获得，人事多失去和谐，鬼神废弃不享受祭祀呢？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或许是现行百官的俸禄用财过多，还是没有社会效益的事办得过多呢？为什么老百姓吃的粮食那样缺乏呢？

虚喝二句。



【原文】

夫度田^①非益寡，而计民未^②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③，为酒醪^④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有所隐。

译文

计算全国的田亩并非比过去少，而计算人口也并未增加，按人口来计量土地，它跟古时相比还多出一些，可是百姓吃的粮食却很不足，这种过错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百姓的力量投入到工商中去而农业生产妨害多了，普遍酿酒浪费粮食多了，还是饲养六畜的多了呢？大大小小的道理很多，我未能找出其中最关键的事，希望同丞相、列侯、二千石的官吏、博士来讨论这件事。有可以帮助百姓得到益处的意见，就坦率地尽情说出自己深远的谋画，无须有什么隐讳。

总评

帝在位日久，佐民未尝不至。至是复议佐之之策，可见其爱民之心，愈久而不忘也。

【评点】

①度田：丈量田地。

②末：指工商业。

③蕃：繁多。

④醪：酒。

其于古犹有馀：地多于民。
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求得其中，爱民之诚如见。

贾谊，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年青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直至忧伤而死。

过秦论上

《过秦论》共有上、中、下三篇，本文所选是上篇，总结秦代灭亡的历史原因。

本文开篇首先写秦国力量的强大，用渲染、比衬的手法铺张渲染，层层推进，显示了秦国强大的声威。接下来文章一转而写陈涉，并与九国之师相对比，这样一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竟被斩木为兵的农民军推翻了。

【注释】

①秦孝公：秦献公之子。他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

②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境。

③汉中：在今陕西省南部。

④巴蜀：分别在今四川东部和西部。

【原文】

秦孝公^①据殽、函^②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河西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③，西举巴蜀^④，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译文】

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书写之者，盖极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之始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之始强如此。

收要害之郡：秦之又强如此。

秦孝公凭借着殽山和函谷关的天险，拥有雍州的地方，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暗地里盘算夺取周王朝的政权，有征服天下、统一中国、控制四海的企业图，并吞八方的雄心。在这个时候，商君辅佐他，国内建立了法规制度，专力发展农耕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武器，对外推行连横的策略，使六国互相争斗。于是，秦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河西以外的大片土地。孝公死了，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受了原来的基业，继续奉行孝公的策略，南进占领了汉中，西进攻取了巴蜀，东进割据了肥沃的田地，北进征服了险要的郡县。

逐乘鳥獸。名若神。陰深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鶴清歌。勝文以聲。乘鳥玉鸞為術。於是起此江潭。南網秦船。羅飛生塵。仰無常則。若危若崩。華容婀娜。令我忘賓於良序。以信逆六龍。儻其奮首。載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進止懸衡。若彼若此。遂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湧夷。翠娛女之空舟。競羽而奔。殺水禽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遺珠。愁盛年。

【注释】

①致：招请。

②合从缔交：联合缔交条约。

③孟尝：齐国公子孟尝君田文。战国四公子之一。

④约从离横：相约「合纵」，拆散秦

国的「连横」。

⑤制：掌握。统帅。

⑥叩关：意为进攻函谷关。

【评点】

译文

合从缔交，相与为一：正欲写秦之强，忽写诸侯作反论。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极贊四君，以反衬秦之强。

之伦制其兵：此段申明以致天下之士一句，极写诸侯得人之盛，以反衬秦之强。

六国的诸侯都恐慌害怕起来，开会结盟，想办法削弱秦国。他们不惜金玉财宝和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请天下的贤士，联合缔结条约，互相连成一体。当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君，都是办事明智又讲求忠信、为人宽厚又爱护别人、尊敬而又大胆使用贤士的人。他们相约「合纵」，拆散「连横」，聚合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和中山等国的全部力量。这时，六国的贤能人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类人给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班人沟通各国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批人统率各国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大军，去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泰国人敞开关门迎击，九国的大军，退却逃跑，不敢前进。

要夷①矢：箭。

平，指清吴三桂所

以

原文

秦无亡矢^①遗镞^②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③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

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④，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施及孝文王、庄

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⑤，振长策

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

命下吏^⑥。

【评点】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极言秦之强，总是反跌下文。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四句亦只一意，极言秦始皇之强，非一辞足也。

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言任性命于狱官也。极写秦始皇之强。

【译文】

秦国没有丢掉一枝箭，损失一个箭头的消耗，可是天下的诸侯已经困苦不堪了。于是合纵阵线拆散，抗秦联盟瓦解，大家抢着割让土地去讨好秦国。

这就让秦国有余力去控制他们的弱点，追杀败退逃跑的军队，一路上躺着上百万的尸首，流的血多得把大盾牌也浮了起来。它凭借着有利的形势，趁着适宜的时机，像割肉那样，一块一块地侵占各国领土，把诸侯搞得四分五裂，这样，强国请求归服，弱国赶来朝拜。传到孝文王和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日子短，国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等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发扬了六代祖先遗留下来的功业，挥动长鞭子驾驭全中国，吞并了西、东二周，灭亡了六国诸侯，登上了皇帝宝座，统一了天下，拿着棍棒来驱使，鞭打天下，威势震动四海。他又在南方夺取了百越的地方，改设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脖子上系着绳子，把性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摆布。

① 箭：箭。② 困：困苦不堪。③ 弊：弱点。④ 余烈：遗留下来的功业。⑤ 策：鞭子。⑥ 委命下吏：把性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摆布。

逐鹿中原，虎视眈眈。苏秦陵波激浪，光耀五颜，合纵连横，气吞云霓。清歌妙曲，足以警戒鸣玉。高丽为虏，於是越北涉淮，南归荆楚。魏王之南向，因与秦俱进止。群臣若往若来，迷离惝恍。流苏散乱，风流云后，静波西向，莫知其意。舞女之容，肩挑弱项，而头戴水禽羽石之大物。恨神人之悲，殊愁离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贾谊

注释

①藩篱：篱笆，引申为边疆。

②黔首：秦统治者对百姓的称呼。黔，黑色。

③矟：毁坏。

④华：华山。

⑤池：护城河。

⑥金城：意为都城像钢铁般坚固。

【评点】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①，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②。隳^③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地。然后践华^④为城，因河为池^⑤；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⑥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译文

又派蒙恬在北方筑长城，固守边境，把匈奴赶退了七百多里。匈奴人不敢南下放牧战马，六国的勇士也不敢张弓来报仇怨。于是他废除了先王治国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籍，用来愚昧百姓，拆毁著名的城池，杀掉原来六国的豪杰，没收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这些兵器，铸成十二个金人，用这办法削弱天下的百姓。然后把华山当作城墙，拿黄河当作护城壕，据守着高峻的城楼，面临深急的河水，以为这样天下就很坚固了。优秀的将领和强劲的弓弩，把守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臣子和精锐的兵卒，摆出锋利的武器，又谁敢如何！这时天下已经平定，秦始皇的心中，自己也认为关中这样坚固，又有铜墙铁壁般的城防千里相连，这是子子孙孙称帝为王的永久基业啊！秦始皇死后，遗留下来的威风仍然震动着边远的地区。

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极形容秦始皇之强盛，比从前更自不同。

【原文】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①，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②。隳^③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地。然后践华^④为城，因河为池^⑤；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⑥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① 绳枢之子：贫寒人家的儿子。

② 岿隶：地位卑贱。

③ 中庸：普通。

④ 率：率领。

⑤ 弊：疲困不堪。

⑥ 自若：仍然和从前一样。

⑦ 滴戍之众：被征调去戍边的人。

⑧ 囊：从前。

评点

然而：二字一篇大转关。

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

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前写诸侯如彼

难，此写陈涉如此易，反照作章法。

滴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

然而，陈涉不过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儿子，一个地位卑贱，被征发去守卫边境的士兵。论才能赶不上普通的人，没有孔子、墨子的德行，陶朱、猗顿的富有。他杂在戍边队伍的中间，突然从田野里发难起事，率领疲困不堪的士卒，带着几百个人的队伍，调转头来进攻秦军。他们砍来木棍作为兵器，举起竹竿当作旗帜，天下百姓结队成群，纷纷响应，自己带着粮食，像影子似地跟随着他。山东的豪杰志士，于是同时起事把秦朝灭亡了。说到秦朝的天下，比以前并没有小，并没有弱，雍州这块地方和殽山、函谷关的天险，都还像过去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国君尊贵；锄头木棒，并不比刀剑矛锋利；这些被征调去戍边的人，根本无法和九国的军队比较，深谋远虑，行军打仗的办法，也不如从前那些谋士勇将。然而，成功和失败起了变化，强大的秦王朝反而溃败，卑弱的陈涉反而建立了功业。

译文

體透流鳥飄急若雲霞波瀨精光潤玉韻含輝未吐氣若幽烟清散騰文魚以望東陽玉窓雨歇於是趁此汎逸南歸打頭船步艤飛度動然空舟則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賓於屏以留遊六龍僂其青首裝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慷慨年安進止歌詞若桂芳飄渺時流聲在風川后聲波蕩夷翠敷女之容肅貌姑而夫穀水禽翔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遺珠恐底年

體運流爲飄忽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嫋消散構文魚以譽乘鳴玉雲爲御於是越北沚過南澗行素韻步羅縠空虛勃然常則若危若闕華容婀娜令我忘食可是屏以信遊六龍儻其奮首疾轍率迺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散風川后靜波馮夷翠鼓女之容肅飄颻而夫毅水禽翔之大艷振神人之道殊愁底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过秦论上】 ◎ 贾谊

【注释】

①试：假使。

②六合为家：把天下变为一家。

③宫：内宫。

④七庙隳：比喻王朝被灭亡了。

【评点】

一夫作难：陈涉为首倡。

身死人手：谓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

收后半篇。

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假使叫山东六国诸侯跟陈涉度量长短、大小，比较权势、力量，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秦靠雍州那块小小的地方，取得称帝的权力，攻取其他八州而使地位相同的诸侯朝拜，经过了一百年，然后才把天下变为一家，把殽山、函谷关变成内宫，可是一个普通的人发难反抗，王朝就被灭亡，皇子孙都死在别人手里，成为天下的笑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施行仁义，所以攻守的形势不同了啊！

【译文】

试^①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②，殽函为宫^③。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④，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总评】

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仁义不施一句便断尽，从前竟不说出。层次敲击，笔笔放松，笔笔鞭策，波澜层折，姿态横生，使读者有一唱三叹之致。

【注释】

①树国：建立起的诸侯国。

②相疑：相比拟。势力相当。疑，同“拟”。

③爽：忧伤。

本文节选自贾谊的《治安策》即《陈政事疏》。贾谊阐述了汉高祖刘邦大封诸侯王，又因为那些诸侯王威胁中央政权而将他们消灭。针对文帝时同姓诸侯势力逐渐膨胀，直至企图夺取皇位的情况，上书文帝，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文章的主旨在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治安策

【评点】

夫树国^①固，必相疑之势：立国险固，

诸侯强大，则必于天子有相疑之势。开口便吸尽全篇。

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因三
国之反，那知他国未有不思反者。

【原文】

夫树国^①固，必相疑^②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③其忧，甚非所
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
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译文】

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一旦国力强固，在天子与诸侯之间一定会产生相互猜疑的局势。在诸侯王来说，屡次造成因猜疑而带来的祸殃，在皇上来说，也屡次为此而忧虑，实在不是安定朝廷、保全臣下的办法。现在就有天子的亲弟弟淮南厉王谋反自称东帝，天子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西击荥阳，如今吴王谋反又被告发了。皇上年富力强，推行道义没有过失，施惠于民比过去增多了，尚且还是这样，何况那最强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超过十倍的呢！



清·康熙三十四年·吴调侯绘

體近乘鳥飄忽若神凌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辟未吐氣易幽媚清歌騰文氣以營東陽玉露為病於是越北汎過南向射素韻步羅袂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眉遠六飄飄其香首戴金半匣諸揚動朱膚之徐言陳文接安進止點潤若杜若還轉的流音於風川后靜波蕩莫攀故女之空首飄飄而未散水含初而之大湖恨神人之遺珠愁底平

灊汎渠鳥鷺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湖王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嫋清歌矯文魚以營乘鳴玉鳩為鳴於是越北江過南門行李報少卿橫生塵動無常則孟危若蘭草客如烟令我忘懷君是屏以體避六龍使其蓄首氣雲半泄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父接安進止難期若杜若送轉盼流雲秋風川后靜波滿夷尊教女二客舊觀紅而美飴水含和而太酣恨神人之道殊忘感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冠：成年。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长大成人。

②抗列：意为杀头。抗，高举。列，割颈。

③季世：末世。指秦二世时，大肆屠杀秦始皇的大臣和诸公子。

【评点】

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

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

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墮骨肉之属而抗列^②之，岂有异秦之季世^③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译文】

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所以一时暂安。

岂有异秦之季世乎：此言欲全骨肉之亲，当及今早图，语带痛哭之声。

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尚惮二句，指不肯早为。

然而天下局势暂时还算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当前大国的诸侯王，还年幼未到成年，汉王朝所安置的太傅和国相正掌握国家的政事。几年之后，各诸侯王大都进入成年，血气正旺，朝廷委派的太傅、相国将要声称多病而被辞退，他们就会从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中，普遍安插私人亲信，这样下去，有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不轨行为的吗？到了这时再想国家得到治理安定，即使是贤明的尧舜也治理不好。黄帝说：“日中太阳最强的时候，一定要曝晒东西，刀子拿在手里，就一定要宰割东西。”现在假如按照这个道理去引导诸侯王恭顺，就可以保全诸侯安定朝廷。不愿意早一点做，就会毁坏骨肉至亲而自相残杀，那与秦王朝的末世又有何不同呢？凭着帝王之尊的地位，乘现在的时机，靠上天的帮助，还不敢采用转危为安，转乱为治的措施。

【注释】

①量：从前。

②亡恙：没有病痛。这里是健在的意思。

亡，同「无」。

③仄室：即侧室。这里指六国的贵族。

④豫席：预先凭借。豫，同「预」。

⑤舍人：近侍的官吏。

⑥渥：优厚。

【评点】

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言非有侧室之势，为之资藉也。

德至渥也：身封之王。

【译文】

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地位，将不去联合诸侯来匡正天下吗？我又深知陛下一定不能这样做了。假如天下象从前那样，淮阴侯还当楚王，黥布当淮南王，彭越当梁王，韩信当韩王，张敖当赵王，贯高当赵的国相，卢绾当燕王，陈豨还在代国，假如这六七位诸侯王、国相都还健在的话，在那个时候，陛下即位做了皇帝，自己能觉得安全吗？我有理由知道陛下是不能的。当天下混乱，高皇帝与那些诸侯王一同举兵起义，并没有象卿大夫那样的家族势力可以凭借。那些王侯运气好的才做到中涓，其次的只做到舍人，他们的才能远远比不上高皇帝了。高皇帝凭借着圣明威武，登上天子位，分割出肥美的土地，封他们作诸侯王，其中多的得一百余城，少的有三四十县，这种恩德是极其深厚的了。



【原文】

假设天下如曩^①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②，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③之勢以豫席^④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庶得舍人^⑤，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馀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⑥也。

逐滅烏鵲。名若神。隨波逐浪。猶含辟。未吐氣。若幽鶴清歌。騰之以營巢。鳴王鳩為繡。於是越江汎。過南財。素
羅飛生塵。勃無常制。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避迹。六龍懶其青首。長嘯半迴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進止難。猶若往若還轉。跡迷翳。後風川后靜波。而美翠妝女之容。裔競躋石矣。穀水禽翔而之太網。恨神人之道殊愁蹙。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七年：指从高祖五年到十一年之间。

②角：较量。

③诿：推托。

④疏：指关系疏远。不同姓。

⑤擅：擅自，自作主张。

⑥爵人：以爵位封人。

【原文】

然其后七年^①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②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③者曰疏^④。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⑤爵人^⑥，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

【译文】

非亲角材而臣之也：无材以制其力。
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言诸王皆谓于天子为昆弟，而不论君臣之分，无不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意见下文。
自与他们较量才能的高低而使他们为臣的，又不是亲身封他们为王侯的。高皇帝都不能因诸侯王分封的形势而得到一年的安宁，因此我深知陛下也不能得到安宁的。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说这些人都属于疏远的异姓诸侯王。请求允许我试着说说与君主亲近的同姓诸侯王。假如悼惠王作齐王，元王作楚王，中子作赵王，幽王作淮阳王，共王作梁王，灵王作燕王，厉王作淮南王，这六七位尊贵的诸侯王都健在的话，在那时陛下登上皇帝位，能使天下清明安定吗？我又深知陛下是不能做到的。象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其实都怀有象普通百姓家兄弟之间关系一样的想法，他们没有人不想仿效皇帝的礼仪制度而行使皇帝职权的。他们擅自将爵位封赐给别人，赦免服刑者的死罪，甚至有的人竟乘坐天子用的黄屋车，汉朝制定的法度政令无法推行了。

◎徵：周〔玉〕
◎徵：周〔玉〕
◎徵：周〔玉〕
◎徵：周〔玉〕
◎徵：周〔玉〕
◎徵：周〔玉〕
◎徵：周〔玉〕

【注释】

①致：招来。

②圜视：彼此顾看。圜，同「环」。

③领：处理，治理。

④效：证明。

⑤征：征兆。张良见，指秦

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①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②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③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④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⑤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译文】

他们的行为不遵守法制虽然到了厉王那样，命令他，他不肯听从，召见他，他怎么肯到呢？就是有幸来朝，法令又怎能用来惩办他？如果惩办了一个亲属诸侯王，各国同姓的诸侯王就四方环视起来反对。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勇猛无畏象冯敬这样的人，刚张开口揭露阴谋，短刃已刺进他的胸间。陛下虽然贤明，谁人又能同您治理这些事呢？因此关系疏远的异姓王一定会发生危害，关系亲近的同姓王一定会阴谋叛乱，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所证明了的。那些异姓王倚恃强大而叛乱的，汉朝已经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去改变产生这些动乱的分封诸侯王的制度。同姓诸侯王沿袭着异姓诸侯王的足迹而起来动乱的，已经有征兆了，这种形势完全又会重演。灾祸的变化，不知将怎么转移，即使贤明的帝王碰上这种形势，也不能得到安定，后代又将怎么样应付它呢？

【评点】

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①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②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③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④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⑤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

也：三句总收上文亲疏二段。
后世将如之何：再总收一笔，下入喻。

【原文】

逐上郡湖若往若还轉時還舊在風川后靜波為夷孽故女之容肅貌雖稱而未較水禽抑而之大細恨神人之道深恐破平

逐乘鳥獸。名君神俊流播，精光燭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清歌騰氣，以響參鳴。王寫而衛殺，是超北漢過南朝。行素韻，羣飛生塵動。無常則苦，危若蘭華。容柯婉令，我忘食於斯屏。以笛追六龍，儼其奮首。裁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爻接進止，難期若往矣。還轉酌流霞，收風川后靜波為美。尊妓女之容，肩競而未數。水禽翔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絕盛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顿：同「钝」。

②排击剥割：剖牛的各种动作。排，解

剖。击，敲击。剥，剥骨。割，割肉。

③理解：解剖机理。理，肌肉纹理。解，

四肢关节，骨间缝隙。

④髓髀：胯骨为髓，大腰为髀。

⑤斤：即斧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①者，所排击剥割^②，皆众理解^③也。至于髓髀^④之所，非斤^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髓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

【评点】

臣以为不缺则折，因喻人议，笔甚峭劲。

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二国皆反，何不终用仁厚，势不可故也。自难自解，妙。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连用则又反三字，有致。

【译文】

善于宰牛的坦一天剖割十二条牛，锋利的刀刃没有损伤的原因，是他在排击剥割时，都是顺着肌体的构造从中解剖的。至于髓骨和髀骨的地方，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那仁义恩德，是皇上的刀刃，权势和法制，是皇上的砍刀和斧头。现在的诸侯王都是许多髓骨和髀骨，想放下砍刀和斧头不用，却要用刀刃来对付它，我认为不是损缺就是断折。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对付淮南王、济北王呢？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呵。我私下追寻推究以前的事情，大都是势力强大的先起来造反。淮阴侯韩信作楚王时力量最强，就先造反；韩王信倚恃胡人的力量，就又造反；贯高凭借赵国的人力物力，就又造反；陈豨武器精良，就又造反；彭越役使梁国的人力物力，就又造反；黥布役使淮南的人力物力，就又造反；卢绾力量最弱，最后起来造反。

【注释】

①彻侯：爵位名。秦汉封共二十级，彻封是最高一级。后为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又称「通侯」。

②菹醢：古代时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③义：道义。这里指汉朝的法令。

④辐凑：像车轮的辐条那样聚集到车轮中央。

【评点】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已残亡可知已。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②，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③，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④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译文】

长沙王才只有二万五千户，立功少而封地保持得最完整，关系疏远而对朝廷最忠诚，这并不是他秉性独特和诸王不同，也是形势迫使他这样做的。从前假使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人都占据数十城而作了诸侯王，如今就已衰败灭亡是可能的。假若韩信、彭越这些人封作彻侯而安居下来，即使到今天依然存在也是可能的。这样，治理天下的大计也就知道了。要想诸王都能忠诚顺服，就不如使他们象长沙王那样。要想使臣子不犯下剁成肉酱的大罪，就不如使他们象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天下的长治久安，就不如在大诸侯国中再多建小的诸侯国，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遵循道义，国家小了就没有谋反的想法。使得天下的形势，就如同人的身体使用臂膀，臂膀使用手指一样，没有不受制约而顺从的。诸侯国的君主不敢有叛离的意图，就象车辐聚合在车毂那样，服从天子的命令。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感受到太平安定，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贤明。

【原文】

體運氣鳥獸急晏神俊波微精光潤玉扇含輝未吐氣晏晏如烟清歌騰空足以驚采鳴玉宮而響於是越北泣過南歸北奏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劍石危巖草容婀娜令我忘賓於是屏以僻遠大龍懶其畜首載雲半迺揚揚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追止難期若往若還轉時流蘇收風川后靜波湧芙蓉鼓女之容青脫羅綺而夫敘水禽相而之大細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逐乘鳥飄急若神俊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羞幽嫋清歌嬌美以譽東鳴玉寫為美於是越北涉過南國封秦祖
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闊草容婀娜令我忘情打足屏以僕進六龍儀其蒼首載玄車迎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進止縣廟若往若還轉而迷晉故風川后聲流而美翠枝女之容裔馳鞚而去教水禽相石之太廟恨神人之遺殊愁歲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賈誼

【治安策一】



【原文】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毕以次^①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②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无倍畔^③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译文】

①次：次序，这里指依据年龄的大小。
②削：根据汉朝的制度，诸侯有罪时，按罪责的轻重大小，削减封地或全部剥夺。
③倍畔：同「背叛」。

【评点】

分割大诸侯国的封地，定出制度，叫齐国、赵国、楚国各分割成若干个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统统按照次序各人都接受祖上的一份土地，直到土地分尽为止。至于燕国、梁国等其它诸侯国也都是这样。其中一份份土地多而子孙少用不完的，也建立小诸侯国，空着放在那里，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之后，全部让他们作诸侯王。诸侯王的土地，大量削减而收归朝廷的，迁移他的国都，等到封他们子孙的时候，就按原有封地如数改封给他们的子孙作为补偿。一寸土地，一个人，天子没有从中谋求利益，实在是为了国家的安定治理罢了。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封地的制度一旦定立下来，皇家宗室的子孙，就没有人担心不封王的，臣下没有背叛的念头，皇上也就没有讨伐谋杀的意愿，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仁爱。

④所以数偿之：国既减者，有以处之。

【注释】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①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②頗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③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注释】

① 信：同「伸」。

② 搞：抽动。

③ 无聊：无所依靠，难以支持。

④ 钩疾：难以医治的疾病。

⑤ 跖戾：脚掌扭曲变形，不能行动。

跖，脚掌。戾，反扭。

【评点】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贵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几之谋不生。高帝至洛阳，句通侯籍召之，利恐，遂反。

一动而五业附：总收一句，下又入喻，申言当极今早图其意，作收煞。

失今不治，必有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己；不能为，于上不肯早为，久不为此，两为相应。

病非徒瘡也，又苦跖戾：言足跖反庚不可行也。又从病理上，推进一层。

【原文】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贵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向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天下之势方病大瘡，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①，一二指搞^②，身虑无聊^③。失今不治，必有锢疾^④。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己。病非徒瘡也，又苦跖戾^⑤。

【译文】

法制建立起来无人违犯，政令推行之后无人抗背，贵高、利几这伙人的阴谋不会产生，柴奇、开章这伙人的诡计也不会萌发，普通百姓归向善良，大臣也都顺从，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信义。就是睡卧的幼君即帝位天下也能安定，甚至立一个尚未出生的遗腹子作新君，要大臣们向亡君遗留下来的大臣也归附了，陛下还怕什么长期不这样做呢？当今天下的形势，正象患着腿足肿大的疾病，一条小腿几乎大得象腰，一个脚趾几乎粗得象大腿，平时不能弯曲和伸直，一二个脚趾剧烈抽搐，整个身体就担心失去依靠。失去现在的时机不去医治，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以后即使有扁鹊，也不能治疗，这病不仅是腿脚肿，又苦于脚掌曲折。

逐振爲飄忽若神。陸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輝，未吐氣若幽妙。清歌構文，無以贊東鳴。王鸞為御，於是越止。涉過南澗，對素韻。
窮生塵動，無常財。若危若崩，草容奸。如令我忘食，打是屏以階。遊六龍，儼其奮首。冀雲半迴，清揚動朱眉。之陰言，諫交接。
追止難期，若往若還。轉時流，嘯於風川。后靜波為美，擊鼓女之容。肅然起而去，較水禽而之大。細恨神人之道，深怨歲年。

漢文

清·吳楚材譯

古文觀止

◎賈 演

【注釋】

①或：有的人。

②亡：没有。

③可痛哭者：可以令人痛哭的。

【評點】

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亲疏二字，
应前做结。

非徒病瘡也，又苦跖戾：病重，喻
疏者制大权。跖戾，喻亲者无分地。

是这种病呵。

【總評】

此篇正对当时诸侯王僭似地过古制发论，主意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句。此句以前，
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难。此句以后，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结总是勉以及时速为之意。虽
只重少同姓之力，却将异姓层层较量，尤妙于宾主之法。

【原文】

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
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①亡^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
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③，此病是也。

【譯文】

元王的儿子，是皇帝的堂兄弟，现在作王的，是堂兄弟的儿子。惠王的
儿子，是皇帝亲兄的儿子，现在作王的，是亲兄儿子的儿子。在嫡亲中有的
没有分封土地却靠他们安定天下，疏远的有人竟握有大权用来威逼天下。因
此我说：不仅仅是腿脚肿的病，又痛苦于脚掌的扭折。可以令人痛哭的，正
是这种病呵。

【評點】

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亲疏二字，
应前做结。

非徒病瘡也，又苦跖戾：病重，喻
疏者制大权。跖戾，喻亲者无分地。

是这种病呵。

【總評】

此篇正对当时诸侯王僭似地过古制发论，主意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句。此句以前，
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难。此句以后，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起结总是勉以及时速为之意。虽
只重少同姓之力，却将异姓层层较量，尤妙于宾主之法。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青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

论贵粟疏

本文着重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劝农务本，奖励粮食生产，

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

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

促进农业发展，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从而富国强民的主张。汉文帝采纳他的建议，经过文帝、景帝两朝的推行，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粮食非常富足，为发动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准备了物质条件。

【注释】

①捐瘠者：饿死或瘦弱的人。

②不避：不亚于。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①，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②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而百姓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主能亲自耕种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内却没有饿死或瘦弱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了。如今天下归一，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不亚于禹、汤之时，而且也没有数年连续的水旱灾害，但蓄积的粮食却赶不上禹、汤之时，这是为什么呢？



體運乘鳥飄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嫋清歌燭文氣以營象鴻毛鳥鷹是超此法過南罔時素韻步羅袂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姪嬪令我忘食於是屏以僻遠六龍儀其齋首載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音諠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迷時微聲收風川后聲發而美妙鼓瑟之客宵既既踊而失報水禽淵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

晁错

【注释】

①余利：一本作“遗利”。

②地著：长期定居在原生长处，有固定户籍和土地。

③池：护城河。

④甘旨：甘美。

⑤薄：减轻。

⑥仓库：仓库。

【原文】

地有余利^①，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②，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③；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④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库^⑤，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译文

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当时富积未及弊不在农，下因言不农之害。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所谓开其资财之道者以此。

土地未被全部利用，百姓还有余下的力气，能种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完，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未全部利用，外出游荡求取食物的人还未回乡务农。百姓贫困了就产生奸邪的行为。贫困产生于物资不充足，物资不充足产生于不务农，不致効于农业也就不能定居一个地方，不定居在一个地方就会轻易地背井离乡。百姓就如同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也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之时，对于衣服，不要求轻巧暖和，饥饿时，对于食物，不要求甘美，饥寒交迫时，也就不会顾及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上两餐饭就感到饥饿，一整年不做衣服就会受冻。当腹中饥饿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时，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人君又怎能保全他的百姓呢？圣明的君主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定使他的百姓致力于农桑，减轻赋税，增加积蓄，用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等灾害，这样就可以保有百姓了。



①牧：管理。

②用：重用。

③所劝：指受到引诱。

【评点】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一句点出

正意。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民之力有尽，民之财有尽。

【译文】

民者，在上所以牧^①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②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③，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旦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对于百姓，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百姓追逐利益就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不选择东西南北。那些珍珠、美玉、黄金、白银，饥饿时不可食用，寒冷时不能作衣服穿，但大家都珍视它，这是帝王重用它的缘故。它们作为物品，重量轻，体积小，易于收藏。拿在手中，就可以周游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忧患。这就使臣下可以轻易地背叛他们的国君，而百姓容易离开自己的故乡，盗贼们受到引诱，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可带的物资。粟米布帛生于田地之中，成长有一定时间，聚集起来需要一定人力，并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的，几石重的谷物，一般人就搬不动，所以不会为奸邪之人所利用。但是有一天没有它们，饥饿和寒冷就都会出现。所以圣明的君主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五口之家的农夫，至少有两个人服劳役。他们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土地的收成也不超过一百石。

體乏氣弱爲飢寒。忽若神陵微精。光潤玉相含。醉未吐氣。若烟清於萬丈以營東鳴王。寧為術於是。越北汎過南。因射素韻。步羅網。生塵塵。無常形。若危若蘭華。容嬌媚。令我忘賓於屏。以僻處六龍轂。其畜首異雲半。迴清揚。動朱眉。徐言慷慨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時流晝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琴。鼓女之空齋。翫跡而忘穀水。翕翔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盛年。

晁错论

【注释】

①长幼：抚养，养育幼儿。

②被：蒙受，遭受。

③鬻：卖。

④商贾：商人。古代行卖叫「商」，坐卖叫「贾」。

⑤坐列：摆摊。

【评点】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①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②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④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原文】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①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②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④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译文】

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贮藏。砍伐薪柴，修治官府，治官府，给徭役。春天里不能躲避风尘，夏天里不能躲避严暑，秋天里不能躲避阴雨，冬天里不能躲避严寒。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可休息。还有私人之间的送往来，吊唁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者，养育幼儿。如此勤劳辛苦了，还要遭受水旱之灾。官府催逼赋税，残酷暴虐，而且征收赋税没有定时，早上的命令晚上就改了。当交纳赋税时，有粮的就半价出卖了，无粮的只有用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有了卖田卖房，卖儿卖女来偿还债务的人。而那些商人们，实力强的就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实力小的就摆摊贩卖，牟取暴利，天天在都市中游荡，趁朝廷急迫之时，所卖的商品必加价。鬻子孙以偿债者矣。细陈田家辛苦颠连之状，如在目前。下复将商贾相形一番，情事，愈透。

①文采：有文饰的彩衣，即华丽的服装。

②梁肉：白米饭和大鱼大肉。

③交通：

结交。

④游敖：

奔走。

⑤乘坚策肥：车辆坚固，马匹肥壮。

⑥曳縞：拖着，即穿着绢衣。

⑦乖迕：

正相违背。

〔评点〕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农夫，农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上下相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務农，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译文〕

所以这些人中，男的不耕地除草，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是华丽的衣服，吃的是白米鱼肉。没受过农夫那样的辛苦，却有田地中的收成。凭借着他们的财富，与王侯们交结，势力超过一般官吏。他们以财富相倾轧。千里之地来回奔走，彼此可以望见车盖，乘坐着坚固的车辆，鞭打着肥壮的马匹，穿着丝鞋，拖着绢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到处流亡的原因。如今在法律上还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貴了；尊重农民，农民却已经贫賤了！所以，世俗中所貴重的，正是人主所轻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喜好和厌恶正相违背，以此而想使国家富强，法律生效，是不可能的。当前要致力的事情，没有比使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使百姓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把粮食作为赏罚的依据。现在号召天下之人：把粮食交给朝廷，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除罪罚。



體逐飛鳥。飄忽若神。陸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鶯清歌。屬文魚以乘雲。鳴玉鳴為響。於是越壯泣。過南闕。對音韻。步紫飄生塵。勦無常財。五危若蘭谷。容嫋嫋令我忘。宋打是屏以留。以留六龍轡。其素首。載雲車。巡蹕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安進止。鄭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聲收風川。后靜波為美。擊鼓女之空音。雀跡而去。寂水禽翔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厭年。

◎ 晁错

【注释】

① 漏：散出。

② 损：减少。

③ 劝农功：鼓励了农业生产。

④ 车骑马：装备有战车和鞍辔的马。

⑤ 复卒：免兵役。

⑥ 汤池：满是沸水的护城河。

【论贵粟疏】

【译文】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漏^①。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②，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贱少，三曰劝农功^③。今令民有车骑马^④一匹者，复卒^⑤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⑥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译文】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漏。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贱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如此一来，富人们有了爵位，农民们有了钱，粮食就得以流通了。那些能交纳粮食获得爵位的，都是粮食多的人。从有余者手里取得粮食以供应朝廷的需要，那么贫苦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了。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补不足。这一命令一经实行，百姓就获得了利益，是顺乎民心的。好处有三：一是皇上所需要的费用充足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轻了；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现在的法令规定：百姓有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马是天下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高达十仞的石城，宽达百步满是沸水的护城河，穿戴盔甲的士兵达百万，却没有粮食，就不能防守得住。」

【注释】

①大用：最大的资财。

②五大夫：汉承秦制，设爵位二十等封赏有功之人。五大夫是第九等。

③复一人：免除一个人的兵役。

④塞下：边疆。

【评点】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①，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本务；见粟之当重如此。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
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结出责粟正旨。

由此看来，粮食是为王者最大的资财，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让百姓交纳
粮食接受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能免去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交纳一匹战马
相比，相差太远了。爵位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无穷无尽，粮食
是百姓所种的，生于土地而不缺乏。得到高的爵位和免去罪责都是人们非常
想得到的。如果使天下的人都交纳粮食用于边境，并得到爵位，免除罪责。
那么，不会超过三年，边境上的粮食必然会多起来。

【总评】

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故必使民务农，务农在责粟，责粟在以粟为赏
罚。一意相承，似开后世卖鬻之渐。然铺为足边储计，因发此论，固非泛谈。

【原文】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①，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②以上，乃复一人^③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
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
下^④之粟必多矣。



體之乘鳥飄急若神隨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烟曉清歌爍文采以譽乘寫玉寫為瑞於是越北沚遙南岡封委領步羅襪生塵無常則若危局蘭草容如姫令我忘情於是屏以檻遮六龍懶其轂首冀雲半迴揚動朱眉之陰言陳文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翠鼓女之容肅絕矯而委縠水禽翔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 邹阳

邹阳，汉初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门下任职，曾劝说吴王不要谋反，吴王不听，邹阳便改投梁孝王门下。因为羊胜等人进谗言，梁孝王曾把他投进监狱。邹阳在狱中写了这封信，梁孝王看过之后便释放了他，并当作上客。

【注释】

① 憤：意气风发。

② 惡之：向某人说坏话。

③ 下阳吏：把邹阳交给狱吏。

④ 见疑：被怀疑。

⑤ 画：策划。

【译文】

邹阳从梁孝王游。阳为人有智略，慷慨^①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②孝王。孝王怒，下阳吏^③，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曰：「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④。」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⑤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

忠、信二字，一脉关键。

心要一人，是非一个人所决定。
出所作原人，立大人德高其事。
①王大夫：邹阳善辩，曾得过二十枚大印。晏婴受赐。

邹阳侍奉梁孝王。他为人有智慧有才略，意气风发，不随便迎合别人。他同羊胜、公孙诡一起为梁孝王门客。羊胜等人嫉恨邹阳，在孝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孝王大为生气，把邹阳交给狱吏，要杀掉他。邹阳于是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说：「我听说『忠贞的人没有谁没有得到报答』，诚信的人不会被人怀疑。我常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只是空话。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节义，他的诚心竟使白虹贯穿了太阳，太子丹却害怕他不肯去，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的战事，他的忠心使太白星侵犯昴星，而秦昭王却不相信他。」

【注释】

① 愈：使了解。

② 吏讯：狱吏的言辞。

③ 麻：省悟。

④ 「昔玉人」二句：玉人，《史记》作下和。相传下和得到一块璞玉献与楚王，楚王误以为石，卞和竟受刖刑。

⑤ 阳：同伴。

【原文】

「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渝^①。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②，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③也。愿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④。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译文】

「这种赤胆忠诚令天地变色，而他们的信义却不为两位君王所了解，这不是很悲哀吗？如今我竭尽忠诚，完全说出了我的看法，希望您能知晓，但您却不明白我的意思，终于听信了狱吏的言辞，使我被世人怀疑。这样，即使荆轲、卫先生再生，太子丹和秦昭王也不会省悟啊！希望大王仔细考察我的心意。从前有玉人卞和献宝，楚王反而砍掉了他的双脚。李斯竭尽忠诚，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这都，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以上自谓忠而获罪，信而见疑，故引荆轲、卫先生之事，明之，又引玉人、李斯、比干，子胥足其意。」

「年老的朋友。」

體近燕鳥飄忽若神凌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幽清歌婉以響乘鳴玉宮為指於是起此泣遙南向對素願步窮飛生塵物無常若危若蘭草客嬌嬌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遺六記集其舊首疾寒半匣揚動朱眉之徐吉陳文接安退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孽鼓女之容角觀珠而失妙水含顏而大失神恨神人之道殊想歲年

常道被生塵動無常則五危若蘭草春姪姪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留遊六龍儀其音青黃雷車逕清揚動朱胥之徐言陳交接步進止難期若往還時的溫馨收風川后靜波為美聲鼓女之容裔飄渺而美觀水含烟石之大細恨神人之遺珠愁歲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注释】

①之：去往。

②藉荆轲首：把头颅付与荆轲。

③死两君者：为太子丹、魏君效死命。

④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据说他与一女子相约桥下见，女子未至，大水淹桥，他报桥柱而死。

⑤亡：丢失。

失以其子田父。太子丹、樊於期

【译点】

知与不知也：提出知字。
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为真知。

【译文】

「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④白圭战亡^⑤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駛驥；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相知与不相知的缘故。所以樊於期逃离秦国到燕国，把头颅借给荆轲以帮助执行太子丹的任务；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登上城楼面对齐军而自杀，使齐军撤退，从而保全了魏国。那王奢、樊於期并非与齐、秦是新交，而与燕、魏是旧交，之所以离开齐、秦二国，而为太子丹与魏君效死命，因为行为符合他们的志向，而他们仰慕道义之心是无穷尽的。所以，天下诸侯都不信任苏秦，苏秦却成为燕王最信任的人，白圭在中山时失掉六座城池，却能帮助魏君攻取了中山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真正相知啊！苏秦辅佐燕王时，有人在燕王面前说苏秦的坏话，燕王听了按剑而怒，反而用他的良马駛驥来宴请苏秦，白圭因攻取中山而显名时，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坏话，魏文侯却赐给白圭夜光璧。为什么呢？这两位君主两位臣子，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难道会为一些流言蜚语所动摇吗？」

◎卷之三
◎史記·樊噲列傳

【注释】

①膑脚：割去膝盖骨。

②卒相：终于作了宰相。

③拉胁：折断肋骨。

④捐：放弃。

⑤蹈雍之河：指其先投入雍水后流入黄河。

⑥比周：密切勾结。

「故女无美恶，入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⑤，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⑥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惑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

【评点】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以之自况。

【译文】

「所以，一个女子无论美丑，入了官就遭到嫉妒，士人无论是贤还是不贤，进入朝廷就会被人嫉恨。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到了膑刑，而终于做了中大夫的相；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牙齿，终于在秦国被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深信自己的计划能实现，没有结党营私之心，而处于孤独的境地，所以不能避免别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投雍水自杀，徐衍抱石自沉于海。因为他们不被世俗所容，却坚持正义，不随便迎合别人，在朝廷上结党营私，来改变主上的心。所以，百里奚沿路乞讨，而秦穆公却把国家大政交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却任之以国家大事。他们难道是平时就在朝中作官，依靠左右的人为他们说好话，而被两个国君重用的人吗？他们被任用是因为他们与国君之间心意相通，行为相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坚固得如胶似漆，像兄弟一样不能分离，难道会为众人之所迷惑吗？」



少羅機生塵動無常則五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賓於屏以信過六龍儀其香首載雲輿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蕩美玉擊鼓女之容肅飄飄而委寂水含雨石之大韌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

【注释】

①任：采纳，采用。

②铄：融化。

③积毁：积聚起来的毁谤。

④系、牵：被束缚。

⑤公听并观：普遍的听取意见，从各方面观察。

⑥垂明：留下好名声。

【狱中上梁王书】

◎邹 阳

【原文】

「故偏听生奸，独任^①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众口铄^②金，积毁^③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④，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⑤，垂明^⑥于当世。故意合则吴、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译文】

「所以说偏听一面之辞就会产生奸邪，独信任，一个人就会起祸乱。从前鲁君听信季孙子的话，驱逐了孔子；宋君采用了子冉的计谋，囚禁了墨翟。凭孔子、墨子的能言善辩，尚且不能使自己免于受谗言，而鲁、宋两国也受到危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连金子也会熔化，毁谤积聚在一起连骨头也会销毁啊。秦国任用西戎人由余，从而称霸中国；齐国起用了越国人子臧，从而使齐威王、齐宣王时国势强盛。这两国之君难道是被世俗之见、片面之辞束缚的人吗？他们能普遍地听取意见，从各方面进行观察，而在当世留下好名声。所以说，意气相投，吴、越可以成为兄弟，由余、子臧就是这样的。意见不合，亲骨肉也会变为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现在的君主如果真能采用齐秦两国那样明智的作法，不要像宋、鲁两国那样偏听偏信，那么五霸不足以相比。三王的功业也很容易做到。」

【注释】

①说：喜欢。

②孕妇之墓：传说纣王为了与妲己戏

修孕妇之墓^③，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④也。夫晋文亲其仇，

笑剖孕妇之腹，后武王为孕妇修墓。

③厌：满足。

④伯：霸。

⑤堕肝胆：即肝胆涂地。

⑥终与之穷达：穷达，顺境和逆境。即

始终共患难，同安乐。

【评点】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秦之侍士有始无终，不能欲善无厌也。

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恐始荣而终败也。

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此言被之以恩则用命也。

【原文】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说^①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②，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③也。夫晋文亲其仇，强伯^④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⑤，施德厚，终与之穷达^⑥，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

【译文】

「所以，圣明的君主觉悟了，能抛弃掉让位给子之这种人的想法，也不喜欢田常那样的「贤能」，就会册封比干的后代，修筑被纣王所害孕妇的坟墓，所以功业可以覆盖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追求善行没有满足啊！晋文公亲近他的仇敌，从而称霸诸侯；齐桓公任用了他的仇人，而匡正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仁慈殷勤，的确发于诚心，而不是借说空话可以办到的。至于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新法，向东削弱了韩国、魏国，而成为天下强国，最后却把商鞅车裂了；越国采用了大夫文种的计谋，制服强大的吴国而称霸中国，最终文种被迫自杀。因此孙叔敖三次被免去令尹之位却不懊悔，於陵的子仲推辞了三公的高位，却去给人灌园。现在的为人君者如果真能去除骄傲之心，怀有让人可以报效的想法，推心置腹，真诚相见，肝胆相照，施以厚德，始终能忧患与共，对贤能之士无所吝惜，那么夏桀的大也可以使它对尧狂吠，盗跖的客可以使他刺许由。」

禮近承鳥鵠急若神陵波微精光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清歌滿文之以譽采鳴玉驚為唐詩是趙北漢南兩朝素韻安進止歌期若往若迷轉折浪聲於風川后聲流為美琴鼓女之本音既歸而夫教水禽相而之太細恨神人之道殊然矣

【注释】

①湛七族：湛同「沉」，没。七族，指父之族，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母之姓，从子和妻父母。

②燔：烧死。

③投人于道：投向路上的人。

④轮囷离奇：屈曲盘绕的样子。

⑤见德：被感激。

⑥羸：瘦弱。

「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①，要离燔^②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③，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④，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⑤；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⑥，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原文】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狱中上梁王书】

◎ 邹阳

【评点】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译文】

「更何况凭着万乘大国的权势，又借助圣王的才能呢？既然这样，那么荆轲为太子丹不惜连累七族，要离为公子光不惜让自己的妻儿烧死，难道还不是因为它们是无缘无故地被抛于面前的。」我听说，把明月珠、夜光璧在黑暗中投向路上的行人，众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突出奇喻，振起一篇精神。

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激昂自负语。

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心意，但平时因无人为之雕琢，即使用尽力气，要向当世的君主进献忠心，作人主的必定像那些按剑斜视的人那样。因此，平民士人甚至起不到枯木朽株那样的作用。

【注释】

①陶钧：古代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

②夺：被牵制。

③乌集：象鸟那样猝然聚合。

④牽拘：成见。

⑤域外之议：不受任何限制的议论。

⑥盛饰：修养德行的人。

⑦底厉名号：锻炼操行，爱惜名声。

【原文】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①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②而王。何则？以其能越牵拘^③之语，驰域外之议^④，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谄谀之辞，牵帷墙之制，使不羈之士与牛骥同槽，比鲍焦所以愤于世也。臣闻盛饰^⑤人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⑥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

〔译文〕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
上：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盖云周回调
钩耳。言圣王制驭天下，亦犹陶人转钩耳。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
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
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
王。何则？以其能越牵拘之语，驰域外之
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谄谀之
辞，牵帷墙之制，使不羈之士与牛骥同槽，
比鲍焦所以愤于世也：言人君待士，
不可信左右之人。

「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要像陶工转动陶轮那样，要独立运用政教
教化天下，不被愚昧混乱的语言所牵制，也不会为众说纷纭所影响。秦始皇
相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话，从而相信了荆轲，以致匕首显露出。周文王到泾、
渭水边去打猎，与吕尚同载而归，终于称王于天下。秦始皇相信左右人的话
而致亡国，周文王任用偶然相遇的人却作了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能
摆脱成见，不受世俗的议论限制，而能独自看到光明宽大的道路。如今为人
主者沉湎于谄媚之词中，受近臣妻妾所制约，使才识高远的人与牛马同槽，
这是鲍焦嫉世愤俗的原因。我听说修养德行进入朝廷的人，不以私心来玷辱
道义；磨练品行、重视名声的人，不以利益损害行为。所以里巷名称「胜
母」，曾子不进入，城邑名为「朝歌」，墨子掉转车子离开。

體達瀛島。鳥飄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芳幽細。清歌暢文魚。以碧水鳴玉管。為翰流是絕。此汎過而罔對。未領步羅飛生塵。動無常制。若危若蘭華。容嫋嫋。令我忘食。於是屏以信道。六龍載其書。首我雲。半匣清揚動朱唇。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斯則若往若還轉。則流聲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琴。鼓女之容。肅飄飄而去。飲水含初石。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盛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 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

【注释】

①寥廓之士：抱负远大的人。

②蔽：湖泊。

③阙下：宫阙之下。指帝王居住的地方。

【评点】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①，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堦穴岩薮^②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③者哉？」

【译文】

「如今要使志向远大的士人，受到权势的笼络，被威势所胁迫，而改变面目，玷污品行，以侍奉那些谄谀的人，以求得君主的亲近。那么士人会隐居在洞穴、湖泽之中直至老死，又怎么会竭尽忠诚而来到大王的宫阙之下呢？」

【总评】

此书词多偶偏，意多重复，盖情至窘迫，嗚咽涕洟，故反复引喻，不能自己耳。其间段落虽多，其实不过五大段文字。每一援引一结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下。断而不断，一气呵成。

此书词多偶偏，意多重复，盖情至窘迫，嗚咽涕洟，故反复引喻，不能自己耳。其间段落虽多，其实不过五大段文字。每一援引一结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下。断而不断，一气呵成。

山中人。

小疏附：古文观止编者注解。

司马相如(前一七九—前一二一)，字长卿，

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汉景帝时，为梁孝王的门客，与邹阳、枚乘等文士交往。他写的《子虚赋》，武帝读了后大为赞赏，因而被召见并封为郎。以后被免官，复职，后为孝武令，直至病逝。

《上书谏猎》是为劝阻汉武帝打猎所作。文章中作为劝阻的理由极为浅近，即打猎可能会遇到各种危险，武帝应从注意自己安全着眼而及早防备。文章写得意思诚恳，语气婉转，这样就很容易被武帝所接受。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注释】

①称、言、期：要算、要数、当是。

②窃：私下。

【原文】

相如从长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

【译文】

司马相如跟从皇帝到长杨宫打猎。这时皇上正喜好亲身猎取熊和野猪，在猎场上奔驰追逐野兽。于是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在同类之物中，有的却有着特殊的本领。因此力气最大的要算乌合，跑得最快的要数庆忌，勇敢无畏的当是孟贲、夏育。我愚昧，私下认为人诚然有这种情况，野兽自然也会这样的。



唯逐飛鳥飄忽若神隨波微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蒸雲烟清秋萬葉以繁華鳴玉寫爲詩於是越北汎過而南歸素
少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嬌嬈令我忘食於是屏以留遊六龍懶其齋首共雲半把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安進止難期羞社燕還轉盼流蘇夜風川后靜流為長翠故女之容青紅點點石夫較水禽相而之大猶恨神人之道殊恐盛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司马相如

注释

①逸材之兽：本领超群的野兽。

②犯属车：触犯陛下车旁的尘埃。

③还轔：旋转车轔。

④轔下：车轔底下。

⑤衡轔之变：衡，马箙子。箙，车的钩心。这里指车马跑快了，会有翻车的事故。

点评

「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①，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②，與不及还轔^③，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轔下^④，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衡轔之变^⑤。况平涉丰草，骋邱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

译文

「现在陛下喜欢跨越险阻，射击猛兽，如果猝然碰上本领超群的野兽，它惊骇自己处在无法存身的地方，便会猛扑过来冲到陛下的车子的前面，这时车子来不及旋转车轔，人也没时间施展技能，即使具有乌获、逢蒙的本领也无法用上，就连险阻中的枯木朽株，也都成为造成灾难之物了，这就象胡、越的敌人起事于陛下的车轔底下，而羌、夷的敌人也接触到陛下的车驾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即使万分安全不会出现祸患，然而这本不是天子之尊所应该接近的地方。至于使道路清洁之后再行，在道路中间奔驰，还会时常出现因车马跑得太快而翻车，导致人伤的事故。何况行进在丰茂的草地，驰骋在荒丘之中，眼前有着猎取野兽的乐趣，内心却毫无突然事故发生的意思，这样出现祸害是很容易的。」

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岂不殆哉？有如寇敌喻祸之不远，此段以祸恐之。

是胡、越起于轔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有如寇敌喻祸之不远，此段以祸恐之。

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此段以理谕之。

【注释】

①万有一危：有万分之一的危险。

②累：积聚。

③坐不垂堂：不坐在屋檐下，担心瓦片坠下打伤。

【评点】

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一喻更醒。

【译文】

「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①之途以为娱乐，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②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总评】

「轻视万乘之尊的高贵，不认为这是最安乐的，而偏要出现在有万分之一危险的道上作为娱乐，我私自认为陛下不能这样做。大凡明智的人在事故还未发生时就有了预见，有智慧的人在危险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了。灾祸本来就大多藏在隐蔽不易发现的地方，而突发在人往往忽略的时候。因此俗话说：「家中积累了千金财物，就不敢坐在屋檐下，担心瓦片坠下打伤。」这说的虽是件小事，但即可以从中晓喻出大道理来。我请求陛下留心考察呵。」

卒然遇兽一段，写兽之骇发。清道后行一段，写人之不意。末尾反复申明之，悚然可畏之中，复委婉易听。武帝所以善之也。



體逆乘鳥鷹急若神陵波澈精光潤玉顧含辟未吐氣盈幽揚文魚以營乘鳴玉鸞為物於是趙北泣遼南向對書稱步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莫危若蘭草容如姪令我忘宗於是屏以惜遠六龍驚其嘗半理揚勤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追止難期若桂若迷轉時浪醫收風川后靜波湧美琴鼓女之容裔飄跡而去散水禽翔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怨年

作者简介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西汉名

李陵答苏武书

将李广的孙子。武帝时为骑都尉。在天汉二年（公元前〇〇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代士人对苏武是众口一辞地称赞，而对李陵的感情则复杂多了。有的痛失节，有的叹其不幸。

注释

- ① 荣问：美好的名声。
② 休畅：到处传播。
③ 幸甚：太好了。

- ④ 望风怀想：远望故乡，怀念亲人。
⑤ 慨然：感动。

评点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

问休畅，幸甚，幸甚：先劳子卿。

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海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自从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搆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译文

子卿足下：您勤勤恳恳地宣扬美德，在政治清明时做官，美好的名声到

处传播，太好了！太好了！托身于异国他乡，这是古人所悲痛的。远望故乡，

怀想亲友，能不留恋吗？以前承蒙您没有忘记我，从遥远的地方给我回信，

诚恳地安慰、教诲我，超过了骨肉至亲。我虽然愚笨，怎能不感动呢？自从

投降一直到今天，独处穷困无聊之中，孤独愁闷，整天也看不见别的，只是

满眼异乡异物。皮衣毡幕，用来抵御风寒；膻肉奶酪，用来充饥解渴。抬眼

原文

苏武（前？—前〇〇），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苏武为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后被释回汉，授任典属国。李陵投降匈奴，后病死。苏武回汉之前，曾向李陵告别，招他归汉。这一《答苏武书》揭穿汉王朝对“妨功害能之臣”和“亲戚食俸之类”宽容优待，而对某些有功之人则刻薄寡恩。

①塞外：长城以外。

②鲸鲵：即鲸，古人称雄为鲸，雌为鲵。

③无知之俗：无知蒙昧的地方。

④蛮夷：古人对南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⑤戎狄：古人对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⑥先君：我父亲。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②。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③；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④之域。伤已！令先君^⑤之嗣，更成戎狄^⑥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译点】

译文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自初降至今日境况甚惨。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二者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自初降至今日境况甚惨。

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我又暗自悲伤，我功大罪小，却没有得到圣上的明察，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每次想到这里，就忽然忘记了自己还活着。

矣，无数冤毒在心。

逐乘烏駕名若神陵波澈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咽清歌觸文筆以警乘鳴玉寫為詩於是北泣過南歸秦相
竄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脂膏六龍懸其齋首我當率禮誦揚動朱唇之餘言陳交接
進止難期若往矣還轉吟詠收風川后靜波焉喪草故女之空裔既經而失去殺水禽相石之大崩恨神人之道殊然感年

體逐乘鳥飄急若神陵泣徹黯淵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咽清歌觸文魚以悲東鳴玉窓為樹於是越此汎過南兩村去輒步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草零柯嫋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愬道六龍像其畫首載雲半迤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郎謝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而美翠旗女之容齊貌如斯而去殺水禽相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絕歲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译

古文观止

李陵答苏武书

注释

①刎颈：用刀子割喉管。这里指自杀。

②已：恩断义绝。

③切怛：痛苦。

④策：指挥，率领。

⑤新羁之马：装备精良的骑兵。

⑥擎：拔取。

⑦枭帅：勇猛的将领。

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①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②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切怛^③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城，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人之军，策^④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⑤。然犹斩将擎^⑥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⑦，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

评点

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不
难自杀，表昔日之降非为死。

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不
难自杀，表昔日之降非为死。
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
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
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切怛耳：

译文

我并不难于以刺心来表白自己，以自刎来显示真心，但汉家对我已是恩断义绝，我自杀也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增加羞辱罢了。所以总是振作起来，忍受耻辱，又苟且地活下去。左右的人看我这样，就说一些我并不愿听的话来劝慰我。但异国的欢乐，只会令人悲伤，徒增痛苦罢了。唉，子卿！人的相互了解，贵在互相知心。前次书信极为仓促，未能尽述我的情怀，所以再简略地说一说。从前先帝交给我步卒五千名，远征匈奴，五位将军迷失了道路，没有按期会合，我独自遭遇敌兵与他们作战。我带着征战万里的粮草，带领着步兵，远离了汉家国土，深入到强敌境内，以五千士兵迎战十万大军，指挥着疲劳困乏的步兵抵抗匈奴装备精良的骑兵。即使这样，仍然斩将拔旗，追亡逐北。如扫除尘土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杀他们勇猛的将领，大军将士个个视死如归。

【注释】

① 难堪：难以比过。

② 兴：发动。

③ 形：形势。

④ 如：相当。

⑤ 扶乘创痛：即扶乘创痛，带着伤忍着痛。

⑥ 徒首：赤手空拳，昂着头。

【原文】

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此段述战胜之功，下段述败北之故。
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⑥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评点】

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此段述战胜之功，下段述败北之故。
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⑥奋呼，争为先登：忠勇之气凜凜。

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恐汉有伏兵。

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贼臣，管教也。先亡入匈奴。至是告匈奴以汉无伏兵。

【译文】

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仍希望能担当重任，我想这样的功勋是难以胜过的了。匈奴败退后，他们出动全国的军队，挑选了十多万精兵，单于亲临战场。本来敌我双方的形势已不相当，步兵与骑兵的力量又非常悬殊。我方疲劳的士兵再次投入战斗时，仍能以一当千，仍能带伤忍痛，拼死争先而战。死伤的兵士积满荒野，余者不满一百人，而且皆已负伤，拿不起兵器了。然而当我振臂一呼时，受伤的士兵无不奋起，举着刀冲向敌人，匈奴骑兵四散逃走。当兵器用尽，弓箭射完时，士兵们手中已无一尺铁器，还能空手昂头奋力呼喊，争先前冲。在那个时候，天地为我而震动发怒，战士们为我而饮血吞泪。单于认为不能够俘虏我，便想引兵退去。但叛汉贼臣却唆使他再战，所以我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逮乘鳥飄急若神陵波微光猶含醉未吐氣若幽幽清歌屬文氣以營春鳴玉寫爲詩於是壯泣退南向對赤
步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莫危若蘭草容嬌媚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遊六龍儼其畜首蠻雲半道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
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草鼓女之容齊配翫石去縠水禽相而之大細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注释】

①免：免于被俘虏。

②执事者：朝中的执政者。

③云云：议论纷纷。

④苟：随便地。

⑤背：背叛。

⑥捐：抛弃。

⑦窃慕：私下里羡慕。

【原文】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①。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②云云^③，苟^④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⑤君亲，捐^⑥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增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⑦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译文】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①。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引高帝正是自写处。
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慷慨悲歌如闻变解微之前与苏子卿书云：若将不死，功成事立，则将上报厚恩，下显祖考。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陵

当年高皇帝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围困于平城，当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仍七日之中断绝了粮食，仅免于被俘虏。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难道是容易对付的吗？但执政者却议论纷纷，随便责备我不为国而死。我不死，固然是有罪的，但子卿你看我难道是苟且偷生、不敢死义的人吗？难道有背弃君亲、抛弃妻儿却认为是有利的人吗？我没有死，是希望有所作为啊。原来是想如上次信中所说，留待将来向国君报恩！实是因为白白死去不如建立名节，消灭名声不如报答恩德。从前范增不为会稽的耻辱而殉难，曹沫不因三次败亡而死去，终于为勾践报了仇，为鲁国雪了耻。我私下里羡慕他们。谁能想到我要仰天痛哭、泣涕流血啊！

注释

①菹醢：古刑法之一，将人杀死后剁成肉酱。

②见辜：被判罪。

③命世之材：当世的杰出人才。

④遐举：死亡。

⑤万乘之虏：指强大的匈奴之城。

⑥丁年：壮年。

⑦去帏：改嫁。

评点

昔萧、樊囚禁，韩、彭菹醢，晁错

肥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④，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到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⑤，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⑥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⑦。

译文

您又说：“汉王室对功臣不薄啊。”您是汉臣，又怎能不如此说呢？从前萧何、樊噲被囚禁，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晁错被杀，周勃魏其侯被判罪，其他辅佐天子、建立功勋的人，贾谊、周亚夫等人，都是当世的杰出人才。胸怀将相之才却受到小人的谗害，都遭受了灾祸和失败的羞辱，终于使他们怀有才能却受到诽谤，才能得不到施展。贾谊、周亚夫的死亡，谁不为之痛心疾首呢！我的祖父功劳和才略盖过天下，节义和勇武冠于三军，只因失去了权贵的欢心，结果自杀于极远的异域，这就是那些功臣义士负戟长叹的原因。又怎么能说对功臣不薄呢？何况，当年您带着很少的人来到强大的匈奴之城，而又时遇不好，几至于伏剑自杀，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几乎死于朔北的荒野之中，壮年奉命出使，满头白发时才得以回归故里。老母已逝，爱妻他嫁。之过。广遂引刀自尽。

原文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禁，韩、彭菹醢^①，晁错肥戮，周、魏见辜^②；其余佐命立功之士，

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③，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

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④，谁不为之痛心

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到身绝域之

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单车

之使，适万乘之虏^⑤，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

之野。丁年^⑥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⑦。

體近乘鳥獸。名若神龍波微。精光潤玉。頗含辟末吐氣。若幽烟清歌滿文。以營東鳴玉。寫為清於是越北汎過南。因行奏請。步羅帳。生塵動無常。則危若蘭蕙。容奸媚。令我忘食。於是屏以陪位。六龍儀其奮首。長雲半匣。清揚動。冬眉之徐。玄陳交接。安進止難測。若往若還轉。則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草。故女之容。肅觀聽而去。假水禽羽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昧恩威。

李陵答苏武书

注释

①蛮貊：本指北方少数民族，这里指匈奴。

②典属国：本为秦代官名，执掌归附

的各外族事务。西汉沿置。

③驰命：奔驰效命。

④孤恩：辜负了汉朝的恩德。

⑤虽忠不列：虽然不是忠烈之人。

【李陵答苏武书】

评点

译文

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①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②，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③，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④，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列^⑤，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

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

赏：茅土，千乘皆封侯事。

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陵诚

能安于死而不善恩。汉岂能眷眷念陵而不

愧德。这是天下少闻、古今未有的事情啊！匈奴人尚且赞扬您的节操，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我认为您应享受烈士封侯的待遇，接受千辆兵车的赏赐。听说您回去后，赏赐不过二百万，官位不过是典属国，没有用尺寸土地来封赏您效忠国家的功劳。而那些妨碍功臣、陷害贤能的人，则尽数被封为万户侯，皇亲贵戚和贪赃谄媚的人却成了朝廷的大官。您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汉王室因我不死节而大加杀戮，对您坚守节操却赏赐微薄。这种做法想使远方的臣子望风而归，奔驰效命，这实在太难了。所以我每次回首往事时都不后悔。我辜负了汉家的恩情，汉家也辜负了我。从前有人这样说：「虽不忠烈之人，但也能视死如归。」我如果真死节，圣上难道就能顾念我吗？

原文

【注释】

①稽颡：叩头至地。

②望：期望我归汉。

③路殊：道路不同。

④胤子：您的儿子。苏武居匈奴时与

匈奴女子生有一子。

【评点】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伤心悲绝。

复惠德音，望后书也。

【译文】

男儿生时不能成就名声，死了就葬于蛮夷之地吧，谁还能屈身叩头至地，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耶？愿足下勿复望^①陵。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②，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③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总评】

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与单于战，力屈乃降。在匈奴中与苏武相见。苏武得归，为书与李陵，令归汉。陵作此书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替汉负功。文情感慷慨壮烈，几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无馀人可以代作。苏子瞻谓齐梁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



【原文】

離遠乘鳥翻急若神陵深慨精光潤玉韜含辭未吐慕若烟渺清歌暢文氣以替秦鳴玉鸞而窮於是越北沚過南澗行素韻步單機坐塵動無常制若危若簡單容婀嫋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憐遊六龍兼其畜首長嘗富迷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收風川后碧波為美草鼓女之空音既壯而夫叔水含韻而之大艸恨神人之道殊然盛年

惟逐流鳥飄忽若神隨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烟清秋隔文魚以警未鳴玉鸞而宿於是越北沚憑而南歸委
少羅襪生塵物無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嫋嫋令我忘寐於是屏收情忘六龍驚其青首我當半匣清揚動朱眉之餘言陳久接
安進山野則若迷轉盼流蘇吹風川后靜流為美草鼓女之歌音絕跡瑞石去飲水含湘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遺珠怨離年

◎ 杨 恽

作者简介

杨恽（？—前54），字子幼，华阴

（今陕西华阴县）人。司马迁的外孙。汉

宣帝时任左曹，封平通侯，后升为中郎将，
诸史光禄勋。因遣宣帝宠臣太仆戴长乐陷
害被罢官。家居期间，写了这封信，被查出
以后，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

报孙会宗书

汉文

清·吴楚材译

古文观止

【报孙会宗书】

【注释】

①知略士：有见解有谋略的人。

②可怜：值得怜悯。

③称誉：赞美。

④报：答复。

【原文】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知略士也，——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晦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

【译文】

杨恽丧失爵位，回家闲居，就治理产业，建造房舍，靠家产自取欢乐。一年多以后，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一个有见解有谋略的人，写给杨恽一封信，规劝告诫他。对他说大臣被废黜，应当关起门来惶恐地反思，表现出值得怜悯的意思；不应当治理产业，结交宾客，让人赞美。杨恽是宰相的儿子，年轻时在朝廷中就名声显扬，因一时糊涂，语言有失而被罢官，心中不服。他答复孙会宗的信说：

【评点】

恽既失爵位：杨恽，华阴人。与太仆戴长乐相伴，坐事免为庶人。

本篇抒写了对朝廷的不满。文章辞气怒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充斥着一种狂放不羁的锐气，足可使人想见作者其人。

【注释】

①底：招致。

②逆指：违背您的意旨。

③文过：掩饰自己的过失。

④列卿：九卿之列。九卿是秦汉时中央九个政权机关的长官。

⑤窃位素餐：窃位，窃取官位而不称

职。素餐，白吃饭，即无功受禄。

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②而文过^③；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④，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⑤之责久矣。

译文

我的才能枯竭，品行污秽，文采和品德没有达到要求，幸而依赖先人遗留的功业，能充当值宿的侍卫。遇上时局变故，因而获得爵位，终究不是自己所能胜任，最终遭到了祸患。您哀怜我的愚钝，蒙您赐书给我，教导指正我做得不到的地方，情意恳切深厚。然而我私下里感到遗憾的是您不去深入推究事情的首尾经过，就随便地附和世俗对我的毁谤。我说出自己鄙陋的愚见，好像违背您的意旨而掩饰自己的过失，我沉默息声呢，又恐怕违背了孔子「各言尔志」的意思。所以才敢略略地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您明察我的心迹。我家正当兴旺的时候，乘坐朱轮车的有十个人，我官位在九卿之列，爵位是通侯，总领侍从官员，参与并了解国家政事。可是我却不能在这个时候有所建树并阐明圣上意旨，来宣扬朝廷的德化，又不能与大臣们同心合力，辅佐朝廷弥补疏漏的问题，已经蒙受窃取高位无功受禄的指责很久了。

【原文】



远慕鳥飄若，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韻，含辟未吐氣。若幽嫋消歌，矯文以發聲。乘鷗五鷺為御，於是越江汎南國。行素韻，羅機生塵物。無常則若危，若蘭蕙容嬌媚。令我忘食粒，屏以惜遺六龍駕。其畜首，我當半泄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逢上郎廟若往矣，遷轉的流聲。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琴，鼓女之容音。飄舞而失較水，含雨而之大艸。恨神人之道殊愁麻年。

汉文

清·吴楚材译

【注释】

①幽：囚拘。

②夷灭：被杀。

③全首领：保全脑袋。

④伏惟：伏在地上想。下对上的敬称。

⑤胜量：完全计算。

⑥游道：在正道上行走。

⑦没世：了结一生。

【原文】

「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①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②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③，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④圣主之恩，不可胜量^⑤。君子游道^⑥，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私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⑦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

【译文】

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自述始末，俱含牢骚之意。

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此非幸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自述始末，俱含牢骚之意。

「贪图俸禄权势，没能自己引退，遭到了变故，突然受到毁谤，自身囚拘在北阙，妻子儿女全都关进监狱。在这个时候，自以为被杀掉也不能抵塞罪责，哪里想到能保全脑袋，又能供奉祖先的坟墓呢？想想圣君的恩德，真无法完全计算。君子沉浸大道之中，就快乐得忘记忧愁；小人保全了身首，就高兴得忘记罪责。私下自己暗想，我的罪过已经很大了，品行已经亏损了，永远做个农夫来了结一生算了！因此亲自带领妻子儿女，同心合力耕田植桑，灌园治产，来供给官方、君上。没料想又正是因此被讥笑和议论啊。人的感情所不能抑制的事，圣人也不能禁止。所以君主和父母虽是最尊贵最亲近的，可是为他们送终之后，服丧的时间也有个终了。我获罪失爵已经三年了，种田人家劳作辛苦，每年到了伏腊节日，煮烧羊肉，喝上成斗美酒自我慰劳。惶惧之怀亦可以少杀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

【注释】

①雅善：素来擅长。

②耳热：耳根发热。

③拊缶：即抚一种秦人用作乐器的瓦器。

④芜秽：指田里的荒草。

⑤箕：指豆秆。

⑥贾竖：卑贱的商人。

⑦靡：扑倒。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①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②，仰天拊缶^③，而呼乌鸟。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④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⑤。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余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⑥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⑦，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尚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译文】

「我家本是秦地人，能唱秦地歌曲，妻子是赵国女子，很擅长弹瑟，会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根发热，仰天拊缶，呜呜地唱了起来。天拊缶，而呼乌鸟：秦人击缶以节歌。李斯上书曰：『击瓮叩缶，而呼乌鸟快而者，真秦声也。激扬之音短歌促节。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言国既无道，但当行乐，欲待富贵职位，亦何时也。』含讥带诮，恽之得祸在此。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明明讽刺会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明明讽刺会宗。」

卷二 清·同治刻本

【原文】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①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②，仰天拊缶^③，而呼乌鸟。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④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⑤。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余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⑥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⑦，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尚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體逆乘鳥鷹。急著神陰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烟清歌暢文魚以譽采荷玉露為珠於是起此泣憑南闕行素韻步歌飛度動無常。則孟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宿於良屏以留遊六龍使其奮首張雲車迎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語安進止難測若往後還轉盼流聲收風川后靜波湧美華競舞女之容肅貌舞而夫教水禽韻而夫韻恨神人之遺珠愁歲年

漢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 杨恽

【注释】

①相为谋：一起商量计策。

②制：规定。

③漂然：高远貌。

④去就：去，指不应该干的，不可以干的。就，指应该干的，可以干的。

【报孙会宗书】

【评点】

故「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与子殊也。
于今乃睹子之志矣：言子岂随安定食邮之俗而易其操乎。今乃见子之志与我不同也。何漫焉至此。
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结语
廷尉又得与会宗书，议大逆无道，腰斩。
憤絕。后有日蚀之变，人告恽骄奢不悔过，下

【译文】

「所以「志向不同，不能一起商量计谋。」现在您怎能用卿大夫的规定来要求我呢？那河西原是魏国的土地，是魏文侯兴建起来的，有段干木、田子方等人遗留下来的风尚，人们都有高远的志节气概，懂得辞官或出仕的道理。近来，您离开了故乡土地，去到安定郡。安定郡在山谷之间，是昆戎族的旧地，他们的后代贪婪卑鄙，难道习俗改变了人吗？到现在我才看到您的志趣了！如今正当大汉兴盛的时代，希望您努力吧，不多谈。」

【总评】

恽，太史公外孙，其报会宗书，宛然外祖答任安书风致。辞气怨激，竟遭惨祸。宣帝处恽，不以翼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

马援，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王莽时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辅佐刘秀。建武十七年（公元元年）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第二年，

光武帝派马援率军进军交趾，镇压征侧、征贰的起义。

本文是马援在交趾时写给两个侄儿马严、马敦的信。马援在信中就马严、马敦喜欢议论、爱结交轻薄侠客的行为进行教育，并列举龙伯高、杜季良的表现，告诫侄儿要学习谦虚谨慎，不要华而不实。

诚兄子严敦书

【注释】

①汝曹：你们。

②施衿结缡：衿，带子。缡，古代女子

出嫁时系的佩巾。古俗，女子出嫁，父亲要亲为女儿系上带子，佩巾，并告诫一番。这里指父母的教诲。

【原文】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①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评点】

援前在交趾：帝拜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名论，未经人道破。汝曹知吾恶之甚矣：平日常以此相戒。

译文

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和马敦，都喜欢议论，又结交轻薄的侠客。马援以前在交趾的时候，寄回书信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嘴里却不可以讲。喜欢议论人家的长短，胡乱评论正常的法制，这是我最痛恨的事，宁愿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你们已知道我最痛恨这事，今天所以又讲，犹如父母送女出嫁时亲自为她结上佩带佩巾，重申父母的训戒一样，想使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啊！』

體逐乘鳥飄急若神陵波微精元潤玉相含辟未吐氣若幽清歌矯文無以譽東鳴玉寫而揚於是越止泣過而肉附素韻
少難撲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崩草容如煙令我忘食於是屏以信追云龍儀其首長雲半拂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
安退止鄭制若往易迷轉流舊役風川后靜波湧美琴鼓女之容肅既離端而去報水禽初而大明恨神人之道殊忘平

汉文

清·吴楚材评

古文观止

◎ 马援

【注释】

①择：通「舛」，败坏。

②「清浊」句：不管什么人都结交。

③謹敕：也作「謹饬」，谨慎能约束自己的言行。

④下车：指官吏到任。

⑤以为言：把这事告诉我。

【译点】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到客，数郡毕至^①。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謹敕^②之士，所谓「刻鵠不成尚类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③辄切齿，州郡以为言^④，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译文】

「龙伯高这个人，厚重谨慎，不说败坏别人的话，谦虚节俭，廉洁奉公而有威望，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学他。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到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龙伯高不成，还能做个谨慎的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刻天鹅不成，还能像只野鸭」，学杜季良不成，就会堕落为天下的轻薄子弟，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画虎不成，反而像只狗」了。至今季良的结局还说不定，但郡将到任总是对他咬牙切齿。州郡的人把这事说给我听，我常常替他担忧，因此不希望子孙学他的样。」

【总评】

戒兄子书，谆谆以融淳朴为计，其关系世教不浅。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国时

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拜为丞相。刘备死后，受遗诏辅佐刘禅。前后六次出师伐曹魏，死于军中。谥忠武，后人辑有《诸葛亮集》。

孙策曰：「若得孔明，孤死可矣。」

【注释】

- ①崩殂：死。
- ②开张圣听：扩大您的听闻。
- ③恢宏：鼓舞。
- ④陟：提升。
- ⑤臧否：善恶。

【原文】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②，以光先帝遗德，恢宏^③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④罚臧否^⑤，不宜异同。

【译文】

臣亮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①。

清·吴兆宜注

臣亮说：先帝开创基业未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经分成三个国家，我们益州疲乏穷困，这真是危急存亡的紧要时刻。然而侍从和警

殂：万难心思，已倾泻此二语。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先提明事势。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次序群情，起下用人。

前出师表

本篇是在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准备出师北伐时给刘禅所上的奏章。文中针对蜀汉所面临的危机，反复劝勉刘禅要牢记先帝的遗志，要「亲贤臣，远小人」，不可偏私亲近。末尾又对自己的出征作了保证。

文章语言质朴，而又情词恳切。叙事周密，分析精辟。文章中对于先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尤令人动容。

都是同一体制法度，提升和惩罚、赞美和批评，不应当有所不同。

體近氣烏鵲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嬌清歌橫文魚以營東陽玉鸞為衛於是越止涉過南歸素韻步羅機生塵物無常時危若蘭草容嬌嬈含我忘賓打是屏以惜遠六龍策其奮首張雲車迎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爻接步蓮止駕湖若桂若迷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靜波為美孽妓女之容貴貌如頤石夫殺水禽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厭年

漢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观止

【注释】

①作奸犯科：营私舞弊，违法乱纪。

②有司：有专职的官员。

③侍中、侍郎：都是官名，皇帝亲近的侍臣。

④淑：和善。

⑤均：公平。

⑥先汉：指西汉，后汉指东汉。

【原文】

若有作奸犯科^①，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②，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③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④均^⑤，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⑥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译文】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②，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③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④均^⑤，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⑥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如果有为非作歹而触犯法令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交给有关主管部门，评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赏，来彰明陛下公平明正的治理，不应当有偏见和私心，使内外的法度有所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心思忠厚纯正，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军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问问他们，然后施行，必定能对缺失疏漏的地方有所补益，获得更大的好处。将军向宠，品性善良而行为公正，通晓军事，在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群臣推举向宠为中部督。我认为军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问问他们，必定能使军队和睦，使才能高低不同的将士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覆灭的缘由。

【注释】

①布衣：平民。

②躬：亲自。

③卑鄙：见识浅，地位低。

④猥自枉屈：猥，谦词。枉屈，屈就。

等与说先帝降低身份。

⑤受任：奉命。

⑥泸：泸水。指诸葛亮征孟获事。

⑦不毛：不长粮食，未经开发的地方。

【评点】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①，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②，猥自枉屈^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④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⑤，深入不毛^⑥。

【译文】

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与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灵二帝叹息痛恨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忠贞可靠、能为名节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可以计日而待了。臣本来是个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图在乱世苟且地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闻名显达。先帝不认为我卑微鄙陋，自己枉驾屈就，三次到草庐之中来看我，拿当世的大事来征询我的看法。因此我心中感激，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力。后来当阳失败，我在军队失败的时候接受任用，在危难的时候奉受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给我。我接受命令以来，夙夜忧愁叹息，唯恐托付之事没有成效，而损害先帝的圣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

先帝知臣谨慎：孔明一生尽此二字。
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伏后遗诏句。

【原文】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
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
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①，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
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②，猥自枉屈^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④于败
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
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⑤，深入不毛^⑥。

體運乘氣數。忽若神龍激水，轍光潤玉，相合鮮朱吐氣，若雲烟嬌清，若鶯鳥爲樂於是。起此法過南村素領步羅漢塵劫無常時。若危若蘭草，若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以信遊六龍儀其齋首載雲半，迎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難測矣。往若運轉的流蘇，收風川石靜波湧美翠鼓女之容。肩輒輕躍而夫教水禽跡而之大綱，恨神人之道殊怨歲年。

【注释】

① 驭钝：驾驭。钝，不快的刀刃。
喻才能平庸。

② 旧都：两汉的首都。

③ 斟酌损益：衡量得失。

④ 效：任务。

⑤ 资诹：询问。

【前出师表】 ◎ 诸葛亮

【评点】

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①，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②，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③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译文】

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盔甲已经充足，应当鼓励和率领全军，北定中原，我希望建立功勋，恢复汉室，回到旧都。此臣所以报答先帝而忠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斟酌国家政务上的除弊兴利，把忠言都贡献出来，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原，我希望竭尽低劣的能力，扫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兴复汉室，回到旧都。这是我用以报答先帝而且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斟酌国家政务上的除弊兴利，把忠言都贡献出来，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贼复兴的任务交付给我，如没有成效，那就治我的罪，用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复兴美德的谏言，那就责究攸之、祎、允的过错，来明示他们的轻慢。陛下也应自己认真谋虑国事，征求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好的建议，深切追思先帝的遗诏。臣受陛下厚恩，感激不尽。现在我正要远离陛下，面对表章流泪，不知所言。

【总评】

后主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临发上此疏。大意只重亲贤近佞，而亲贤尤为远佞之本。故始以开张圣听起，末以咨诹察纳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恳恳，皆根柢至诚之言，自是至文。

注释

①汉、贼：蜀汉和曹魏。蜀汉以正统

自居，视魏为贼。

②偏安：偏居一角。

③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

公元220年，魏将曹休被吴国打败，魏军精锐东下，关中虚弱，诸葛亮趁机出兵击魏，但群臣疑虑，后主动摇，便上此表，分析形势。其中“鞠躬尽力（瘁），死而后已”两句话，堂堂正气，流芳千古。

评点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申大义当讨。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审大势当讨。

原文

先帝虑汉、贼^①不两立，王业不偏安^②，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③。

译文

先帝考虑到汉朝、魏贼不能两立，帝王的事业不能偏据一方，所以把讨伐魏贼的任务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本来就不难知道我去讨贼，才能低弱而敌人强大。然而不讨伐魏贼，王业也要败亡，与其坐而待亡，哪如兴师讨伐他们呢？因此托付我讨贼而不迟疑。我从接受命令那天起，就睡觉不能安席，吃饭不能辨味，考虑要进行北伐，应当首先稳定南方。所以五月间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到一天的饭。



體遠棄鳥誠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湖玉船舍辟未社氣若幽烟清歌騰文魚以碧乘鳴玉鸞為南於是起止泣憑南向對素韻步稚稚生塵動無常則孟危若蘭草密細纏令我忘寐於是屏以船進六龍集其青首共萬率平遜清揚動朱眉之徐言像交接安進止難期若往弟迷轉的流蘇枝風川后靜波馮夷翠鼓女之容負貌駢瑞而夫教水禽相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怨感年

汉文

清·英楚材译

古文观止

【注释】

①顾：只是。

②议者：指反对北征的官员。

③非计：并非正确的决定。

④务于东：建兴六年，魏将曹休攻吴，被吴将陆逊大败。魏调主力东下。

⑤明并日月：英明与日月齐光。

⑥渊深：深谋远虑。

◎诸葛亮

【评点】

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

【译文】

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是王业不能偏安在蜀都，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愿。而朝中议事的人认为并非良策。现在敌刚在西方打得疲惫不堪，又在东方致力于战事。根据兵法，要乘敌人疲劳出击，此时正是进攻的好时机。请让我把对这些事情的意见陈述如左：高帝英明与日月齐光，他的谋臣深谋远虑，然而他也历经艰险，遭受创伤，危险过后才得平安。现在陛下不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靠从长计议的办法取得胜利，安坐着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人占据着州郡，议论安东尼，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年不能出战，明年不能出征，使孙策坐大，这是困惑不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计策，超过一般的人，他用兵好像孙策、吴起一样。

【注释】

①殆死：几乎丧命。

②伪定一时：暂时取得政权。孔明以蜀汉为正统。

③图之：策划谋杀曹操。

④曲长屯将：都是军官职衔。

⑤突将无前：冲锋在前的勇士。

⑥叟叟青羌：均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名称，这里指蜀汉军中的少数民族的将士。

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①潼关，然后伪定^②一时^③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④，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之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邵、邓铜等，及曲长屯将^⑤七十余人，突将无前^⑥；叟叟青羌^⑦，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原文】

译文

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①潼关，然后伪定^②一时^③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④，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之四也。言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言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之四也。言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之五也。

但是他在南阳被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遭危，在黎阳被逼，几乎败在北山，差点死在潼关，这以后才建立伪政权苟安一时罢了。何况我才能低弱，而想要用没有危险的办法来平定天下，这是我迷惑不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四次越渡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却谋杀他，委任夏侯渊，却遭败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他还有这种失败，何况我才能低劣，怎么能够一定胜利呢？这是我不解的第四点。自从我到汉中作战，中间仅有有一年罢了，然而就丧亡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邵、邓铜等，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这些都是所向无敌冲锋陷阵的猛将勇士，还有叟叟、叟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纠合起来的四方精锐部队，不是一州所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了，还该用什么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解的第五点。

惟遠張烏鵲。若神龍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輝。未吐氣，芳幽華容嬌姍。令慈懷是屏以惜，巡六龍集其首。長嘯半匣清揚，動朱唇之餘音。陳文接士，追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蘇。秋風川后，靜流為美翠。鼓女之容，肅肅躊躇而步輕水。含雨而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惡俗年。

漢文

古文觀止

【注释】

①住：坐待敌人进攻。

②行：主动出击敌人。

③平：衡量。

④拊手：拍手称快。

⑤蹉跌：失败。

⑥利钝：顺利和挫折。

⑦逆睹：预料。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①与行^②，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③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④，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⑤，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⑥，非臣之明所能逆睹^⑦也。

【原文】

【译文】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④，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⑤，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⑥，非臣之明所能逆睹^⑦也。

【总评】

现在人民穷困而兵士疲劳，可是战事不能停止。战事不难停止，那么防守和出击，劳力和费用正相等。而如果不及早图谋，想用一州之地，与敌人持久作战，这是我不解的第六点。难以预测的是战事。从前先帝在楚地兵败，正当此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定。可是后来先帝东面联合吴、越，西面攻取巴、蜀，发兵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汉室事业将要成就了。可是后来东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身亡，先帝兵败秭归，曹丕废汉称帝。一切事情都如此，很难能够预料，臣只想鞠躬尽瘁，死而已。至于事情的成功或失败、顺利或挫折，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顾见的了。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一篇意思全在

此处收结。忠肝义胆，照应前编。

此段文字一脉，承上启下，脉络清晰。

◎讀書：凡子言。

【后出师表】

◎諸葛亮

李密，字令伯，晋朝武阳（今四川省彭山）人。

早年丧父，自幼由祖母抚养。后以孝养祖母，闻名当时。三国时期曾任尚书郎。

晋灭蜀后，晋武帝司马炎召他为太子洗马。

魏亡，因以奉闻，转不就职。晋武帝问：

卿屡以孝闻，能不殆耶？密对曰：

臣闻圣朝以孝治国，能无以乎？

陈情表

《陈情表》是李密向晋武帝司马炎上的表文。文章叙述了自己幼

年的不幸遭遇，家中的孤苦情况和祖母对自己的辛勤抚养，详尽而委

曲地说明了自己屡次辞谢晋朝征召的原因，既表达了对晋朝皇帝的由衷感激之情，又申述了自己终养祖母以尽孝道的决心。

【注释】

①险衅：命运险恶。

②闵凶：忧患不幸。

③见背：去世。

④舅夺母志：舅舅逼迫母亲改嫁。

⑤祚薄：福气微薄。

【原文】

臣密言：臣以险衅^①，夙遭闵凶^②。生孩六月，慈父见背^③。行年四岁，舅夺母志^④。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⑤，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译文】

下臣李密说：我因为命运险恶，罪孽深重，年幼时就遭到忧患和不幸。生下来才六个月，慈爱的父亲就去世了。刚刚长到四岁，舅舅就逼迫母亲改嫁。祖母刘氏可怜我孤单体弱，亲自来抚养我。我幼年时疾病多，九岁还不能走路。孤单困苦地生活，一直到长大成人。既没有伯伯叔叔，又没有兄弟姊妹，门庭衰败，福气微薄，年纪很大才有儿子。外面没有关系比较近的亲属，家里没有看管门户的小孩。孤孤单单一个人，只有自己的身子和影子互相安慰。而祖母刘氏，早就疾病缠身，经常躺在床上。我侍奉奉汤药，从来没有停止、离开过。

體達成鳥飄急若神俊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羞幽烟清歌麗文無以贊東家玉麗而衛於是越北江過南洋行采韻步羅機生塵物無常則石危若蘭華容嬌嫩令我忘賓於斯屏以遺道六龍集其齋方載雲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文接安退上郎廟若往弟還歸的流聲收風川后靜流為美草鼓女之容齊飄飄而夫教水禽翰石之大鋼恨神人之道殊怨感年

六朝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李密

【陈情表】

【注释】

①逮奉：等到事奉。

②清化：清明政治的教化。

③孝廉：汉魏荐举人才的科目，标准是孝敬父母，品行清廉。

④洗马：太子属官。

⑤固慢：拖延傲慢。

⑥矜：重视。

【原文】

逮奉^①圣朝，沐浴清化^②。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③；后刺史臣榮，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④。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⑤；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译文】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后刺史臣榮，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等到事奉圣明的当朝，受着清明政治教化的熏陶，前有太守達推荐我为「孝廉」，后有刺史榮推荐我为「秀才」。我都因为无人供养祖母，辞谢不去就职。您的诏书特地下来，授予我「郎中」的官职，不久又蒙受国恩，授给我「洗马」的职务。我这样微贱的人，应当去侍奉太子，这不是我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我曾写了表章，一一上奏，辞谢不去就职。现在诏书下来，急切严峻，责备我有意拖延，态度傲慢；郡县里的长官逼迫我动身，州官也上门来催，比星火还急。我本想遵奉诏书赶快上任，但是祖母劉氏的病一天厉害一天，想暂且顺从个人的私情，报告申诉又得不到准许。我的处境，实在狼狈不堪啊！我想圣明的当朝是以孝治天下的。凡属年老的人，还蒙受怜恤养育，何况我的孤单苦楚更为厉害呢！况且，我年轻时在伪朝蜀国做过官，担任过尚书郎的职务。本来只想做官扬名，并不重视名誉和节操。

【注释】

① 盘桓：徘徊不前。

② 区区：个人的私愿。

③ 乌鸟：即乌鸦。据说有一种叫慈乌的乌鸦能反哺其母，古人因以比喻人子孝养父母。

【评点】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①，有所希冀？但
擅，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言已非不欲就
职，振起下意。

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
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
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写尽慈孝，
使人读之欲涕。

【原文】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①，有所希冀？但
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
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②不能废
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
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
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译文】

今天我是一个亡了国的卑贱俘虏，十分渺小，十分鄙陋，过分地蒙受提
拔，恩宠如此优厚，难道敢徘徊不前，另有非分的期望么？只是因为祖母刘
氏好像太阳逼近了西山，呼吸微弱，生命已经很危险短暂，早晨难以预料晚
上。我没有祖母，无法活到今天，祖母没有我，无法过完她剩下的岁月。祖
母的孙儿两个，互相依靠维持生命。因此我内心确实不忍废弃供养而远离祖
母。我李密现在的年纪是四十四岁，祖母刘氏的年纪是九十六岁了。这样，
我为陛下效劳的日子长，而报答刘氏的日子却是很有限了。乌鸦还有反哺其
亲的感情，我恳求让我把祖母奉养到去世。我的困境和苦情，不独蜀地的人
士和两个州牧看见知道，天地神明也确确实实都看得清楚。



體還表烏鵲急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咽清歌滿文筆以贊乘鳴玉空為樹於是越此泣憑而同時委頓步羅襪生塵効無常制若危若蘭容好姪令我忘寐於是屏以信述六龍儀其奮首載雲華迺清揚動朱眉之徐言諫交接安進上郎廟若往弟遷轉的流聲收風川后靜波蕩夷翠鼓女之容胥飄颻而夫毅水含湘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冰想盛年

六朝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步羅襪生塵効無常制若危若蘭容好姪令我忘寐於是屏以信述六龍儀其奮首載雲華迺清揚動朱眉之徐言諫交接

安進上郎廟若往弟遷轉的流聲收風川后靜波蕩夷翠鼓女之容胥飄颻而夫毅水含湘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冰想盛年

【注释】

①矜愍：同情怜悯。

②陨首：拼命。

【陈情表】

【评点】

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幸，卒保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魏武子有爱妾。武子疾，命子颗侍已死后别嫁之。及终，又令以之殉。颗从初言。后颗与敌接战，见老人结草助己胜。中夜梦结草老人来，言为妻父，为报不杀之恩。

【译文】

希望陛下同情怜悯我的诚心，满足我的愿望，或许我的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享尽余下来的日子。这样，我生在世上当拼命效力，死在地下当结草报恩。我有说不尽的像犬马一样恐惧的心情，恭恭敬敬地呈上这份奏章向您报告。

【总评】

历叙事情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駁饰。晋武覽表，嘉其诚款，賜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动人。

王羲之（321—379），东晋书法家。

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出身于世族，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世称“王右军”。他从小爱好书法，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楷书、行书、草书无一不精。世人称之为“书圣”。

注释

①禊事：古代民俗，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人们欢聚水边洗涤以除不祥。魏后

改名为三月三日，内容也变为水边郊游和宴饮之类。

②游目骋怀：扩展视野，舒畅胸怀。

评点

译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①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②，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原文

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叙会事至此已毕，下乃发胸中之感。

永和九年，这一年是癸丑年，暮春之初，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为的是临水祭拜，以除去不祥。贤人名人都到了，年长年幼者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翠竹，又有清水急流，相互映照地环绕于兰亭两侧。于是就把这水流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于水边。虽然没有琴、瑟、箫、笛交响的热闹，但饮酒一杯，赋诗一首，也能够舒畅胸怀，抒发深情。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舒适。抬头仰观天地之大，俯首观察万物之盛。借此来扩展视野，舒畅胸怀，足以尽情享受耳、目带来的欢乐。这实在令人高兴！

兰亭集序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流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与会的人作了一些诗，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宴会盛况和观感。文章通篇着眼生死二字，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盛行的“一生死”、“齐彭殇”的老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悲伤感慨中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體還猶鳥飄零若雲煙波微精光潤玉顏含眸未吐氣若幽烟清歌滿魚以繁采鶯王鳴而衛於是起此汎焉南歸所素韻少羅纖生塵物無常形危若蘭草容如姍令我忘賓於是屏以惜逝六記飄其青首裝雲半流清移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退止斯則若往若還轉時的深嘆收風川后替波為美翠致女之空齋既經而未報水禽相而之大網恨神人之遺殊愁年

雖遷飛鳥飄零若神陵波微精光潤玉顧全碑未止氣若幽烟消散燭文魚以營東鳴玉窓西病於是越北泣過南向時素領步羅燕坐虛物然常則五危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言於是屏以借避六龍輶其齋首長嘗半泄清揚動朱眉之徐言慷慨交接安進止斯則最往莫連轉的流蘇收風川后靜流而美琴絃女之空宵絕絕而矣假水含光而之大細惟神人之道殊愁底年

【兰亭集序】 ◎ 王羲之

【注释】

- ①俯仰一世：俯仰之间，一世已过。
②取诸怀抱：尽显胸中抱负。
③放浪：放纵。
④兴怀：引起感触。
⑤修短随化：长短随造化，化，即指天。
⑥一契：契合。

【评点】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原文】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①，或取诸怀抱^②，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③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此只就一时一事论。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至此方明白一样，所以面对古人的文章我没有不感叹悲伤的，可是又不能从内心深处入作序正旨。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我未尝不临此文而嗟叹，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

【译文】

人们之间互相往来，俯仰之间，一世已过。有的人尽吐胸中抱负，在室中对面前谈，有的托身于他物，无拘无束地生活。虽然人在世间，取舍各有不同，性情静躁各异，但每当欣喜于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暂时满足于自我所需，就非常快乐满足，竟忘记了老年将至。等他们开始厌倦于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情趣也随事物的变化而转移，感慨也就随之产生了。以前所欣喜的事物，转瞬之间已成过去，人们对此尚且不能不引起感触，更何况人生短长听凭上天安排，终归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呢。古人说：「死生，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啊。」怎能不令人悲痛？每次看到古人产生感慨的原因，总像有所契合一样，所以面对古人的文章我没有不感叹悲伤的，可是又不能从内心深处明了它。

【注释】

①齐彭殇：彭，彭祖。传说为尧时人，活了八百岁，是长寿的代表。殇，夭折的儿童。总之是把长寿和短命看成一样的。

【评点】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言皆见吾已矣无踪影，犹如今日之古人杳无踪影也，能不悲乎。

本来就知道把死生同样看待是虚妄的，把长寿与短命看成一样也是不真实的。后代的人看待今天，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待过去。可悲啊！所以一一记下参加集会之人，抄录他们的诗赋，即使将来时代不同，世事变化，但所能引发感慨的情致是一样的。后世人读了这个集子，也将与我这篇文章有同样的感慨。

【总评】

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淡，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原文】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



體近乘鳥飄忽若神凌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韻清歌屬文無以營東鳴玉寫西病於是趙北流遜南同野素韻步羅縠生塵劫無常財若危若蘭蕙客姬嬌令我忘賓於是屏以信遊六龍儀具齋首我嘗半迷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止顛若若往來迷轉時流蘇復風川后靜波西夷草鼓女之空齊脫屣而共飲水食酒而之太納恨神人之道殊怨年

◎陶渊明

【归去来辞】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

亮，浔阳柴桑人。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镇

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后因厌恶官场污浊，

退隐农村，躬耕终生。死后，朋友私谥为

“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他长于诗

文辞赋，传世作品有《归园田居》等。

【注释】

①心为形役：心灵受形体的奴役。指违背自己的心愿作官。

②諫：经过劝告得到修正。

③衡宇：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

【评点】

译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①，奚惆怅而独悲！当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自解印绶。将归田

衡宇^②，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原文】

本篇是作者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家时所作，抒发了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文章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营造出一种闲适宁静、乐天自在的意境，实现了作者独特的情怀。

归去来兮：渊明为彭泽令，时督邮至，吏白当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自解印绶。将归田，作此辞以明志。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①，奚惆怅而独悲？自責之詞。

人前来欢迎，孩子等候在门口。

【注释】

①就：快要。

②眄：斜视。

③涉：散步。

④策扶老：拄着拐杖。

⑤流憩：随时随地休息。

⑥矫首而遐观：昂首而远观。

⑦景翳翳：日光昏暗。

⑧窈窕：幽深曲折。

【评点】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

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室内乐事。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

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园中乐事。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

相遗，复驾言兮焉求？与世永诀。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
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
物之得时，感吾生之休。游行所历。

【原文】

三径就^①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②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③以流憩^④，时矫首而遐观^⑤。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⑥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⑦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译文】

园中的三条小径快要荒废，松树和菊花仍还长着。携着孩子走进室内，好酒装满了酒樽。拿起壶觞自斟自饮，看着庭院中的树木，脸上露出愉快的神色。靠着南窗来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深知在这狭窄的小屋中就可以安居。每天在园中散步，自然会产生乐趣，门虽然有，但常是关的。拄着拐杖，游览休憩，时时抬头远眺。云彩无意识地飘出山穴，鸟儿飞疲倦了就知道归还。暗淡的阳光就要收尽，我抚摸着孤松，徘徊流连。归去吧，请停止交游！世道和我相违背，还出去追求什么呢？我喜欢听亲戚的充满情意的话语，高兴地弹琴读书，用来消除忧愁。农人告诉我春天来了，就要到西边的田亩中去劳作。或乘篷车，或划小船，既曲折地探寻幽深的山谷，又或高或低地经过土丘。树木欣欣向荣地生长，泉水细细地开始流淌。羡慕万物得到了大好时光，感叹我的一生就要结束。

逐鹿爲競急暮神隨波散精光潤玉胡含辟未吐氣若幽烟消散萬丈以暫乘鳴玉雲而逝於是此江遙南向射素
羅飛生塵煙常則若危若蘭華容婀娜含愁忘食忘寢忘屣以留遊六龍集其首百萬軍半世清揚動朱唇之徐言陳交接
直上難期若往若還轉盼迅發於風川后靜流為長琴鼓瑟之空音飄飄而未散水禽翔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感年

六朝文

潘·吳楚材評

古文观止

◎陶渊明

【注释】

〔译文〕①寓形宇内：寄身天地之间。

②委心：随自己的心意。

③皋：水边高地，山岗。

【评点】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译文〕

算了吧！寄身在天地内还有多少时候，何不任随自己的心愿决定去留？为什么遑遑不安，想到哪里去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神仙之境是不可期望的。只希望有好天气，独自出外游赏，或者把手杖竖立一旁，去锄草培苗。或者登上东边的高地放声长啸，或者面临清清的流水吟诗。姑且遵循自然的变化，归向生命的尽头，快乐地听从天命，还有什么犹疑！

〔总评〕

公芸彭泽令，归賦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此。盖心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

莫疑：乐夫天命一句，乃归去来之根据。

○译文：当归去来辞。

大抵志士皆痛恨于世情官场，故极不快于三

子的用事，割舍田园而入仕，所以皆有此

意，惟晋陶渊明特异，所以得此。

建安以后，世情渐变，人情渐薄，所以

建安以后，世情渐变，人情渐薄，所以

建安以后，世情渐变，人情渐薄，所以

○译文：当归去来辞。

【注释】

① 太原：即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

② 缘：沿着。

③ 落英：落花。

④ 林尽水源：桃林尽头是溪水源头。

⑤ 俨然：整齐的样子。

桃花源记

本文假借一个渔人的奇遇，描绘了作者向往的世外桃源，那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这种理想曲折地反映了中世纪农民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也是对

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它对后世影响很大。

【评点】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妙在以无意得之。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出仙境。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别有一天。

【原文】

晋太原^①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②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③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④，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⑤。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译文

晋朝太元年间，武陵有个人，捕鱼为业。沿着溪水划船前行，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两岸数百步内，中间没有杂树。散布着芬芳的青草，新鲜而美好，花瓣飘落，纷纷扬扬。渔人感到很奇异，又向前行进，想走尽那片桃林。桃林尽头是水的源头，到了那里就看到一座山。山脚有个小洞口，好像有点光亮。就离开船，从洞口进去。起初极狭窄，仅仅能通过一个人。再走几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整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类。



體逐飛鳥飄忽若神凌波微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嫋嫋清歌矯文以聲乘唱玉寫馬術於是越北沚遙南澗酌素酒以羅被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蘭草容如柳令我忘情於斯屏以相遊六龍儀其香首共芳草連清揚動朱眉之徐音陳文接

六朝文

清·吳楚材評

古文觀止

【注釋】

①交通：交錯相通。

②黃髮垂髫：老人和小孩。

③要：邀。

④邑人：同鄉的人。

⑤絕境：與世隔絕的地方。

⑥延：邀。

【原文】

阡陌交通^①，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
发垂髫^②，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俱答之。便要^③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④來此絕境^⑤，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无论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叹惋。余人各復延^⑥至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譯文】

田間小路縱橫相通，雞鳴狗叫的聲音村落間彼此相聞。其中人們來來往往，耕種勞作，男女的衣著，完全象外界的人。黃發老人，垂髫小孩，都安適愉快，自得其樂。他們看見漁人，就十分惊讶，問他是從哪里來的，漁人詳盡地回答了他們。有人就邀漁人回到家里，置酒殺雞，請他吃喝。村中听说有這個人，都來詢問。他們自己說是先世躲避秦朝的禍亂，率領妻、兒和鄰里來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和外面人隔斷。他們問現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個漢朝，更不要說魏晉了。這個漁人一一為他們詳盡地說明了外面的見聞，都叹息感慨。其余的人各自又邀請漁人到家里，都擺出酒食。停留了幾日，漁人告辭回去。那里的人囑咐道：「不能向外面的人說啊！」

注太康四年十二月，京兆李暉等奉手書。

參見《舊唐書》。

【注释】

①扶向路：沿着原来的路。

②志：动词，标记。

③寻：不久。

④问津：访求。

【原文】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①，处处志^②之。乃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③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④者。

【译文】

渔人出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原先的路，处处留下标志。到了郡里，见到太守，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他去，寻找原先的标志，终究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路。

南阳刘子骥是个高尚的士人，听到这件事，高兴地亲身前往。没有实现，不久病终。后来就再没有询问渡口的人了。

【总评】

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不必问其为仙为隐。靖节当晋衰乱时，超然有高举之思，故作记以寓志，亦归去来辞之意也。



追上那船若住若還轉時流聲收風川后靜波為美翠雙女之容首飄飄而未散水含雨而大網張神人之道殊想歲年



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以五柳先生托名而作的一篇自传。萧统

《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文章采用白描的手法，平易自然，生动活泼地塑造了一个性格旷达率直，品德廉洁高尚，不慕富贵名利，安心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形象。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①，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③去留。

【注释】

①甚解：讲究对字句的理解。

②造饮辄尽：一去就要喝醉。

③不吝情：不留恋。

【译文】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屋旁有五棵柳树，就用“五柳”作他的名字了。先生安闲文静，沉默寡言，不慕荣誉，也不追逐利禄。爱好读书，而不怎么讲究对于字句的理解，往往对书中意义有所体会，便高兴得忘记吃饭。他生来爱喝酒，但家中贫穷，不能经常弄到。亲朋旧友知道他这样，有的便备酒请他去喝。他一去就要喝个痛快，图个大醉，醉了就回家。一点也不留恋。

【注释】

①环堵萧然：四壁空空。

②箪：篮子。

③戚戚：忧伤。

④汲汲：专注奔走。

⑤俦：这一类人。

【原文】

环堵萧然^①，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②瓢屡空，晏知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③于贫贱，不汲汲^④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衡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译文】

住处只有四堵墙壁，空空荡荡，不能遮蔽阳光风雨；穿着粗布短衣，还有破洞打结的地方；缺吃少喝，篮子和瓢里往往什么也没有，先生却安然自在。他常常作文自乐，很能表达自己的志趣。他忘记了世俗得失，用这种超然世外的态度度过一生。

评赞说：黔娄说过，「不因贫贱而忧伤，不为富贵而奔走。」这是说的五柳先生这一类人物吧。他饮酒赋诗，使心灵得到娱乐，是像古朴淳厚的无怀氏时代的人呢，还是像葛天氏时代的人呢？

【总评】

陶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潇洒澹逸，一片神行之文。



步驟機生塵物無常財若危若蘭草容如婢女令我忘食於是屏以僻遠六記鑑其齋首載雲半逕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進山難制若往若還時吟流音收風川后靜波為長翠鼓女之容肅貌雖而去教水禽翔石之大網恨神人之道殊愁歲年

◎ 孔稚珪

孔稚珪(454~502)，字德璋，南齐会稽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好诗文，能饮酒，爱好山水，不乐世务。有《孔詹集》一卷，以《北山移文》最为著名。

【注释】

①勒移山庭：把移文刻在山前。

②想：志向。

③方洁：一样洁白。

④物表：世俗之外。

⑤芥：视……为小草。

【评点】

不痴不日，不醉不夜，卓尔不群也。常熟文家昌题，然示

【原文】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①；夫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②，度白雪以方洁^③，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④，皎皎霞外，芥^⑤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反覆，汨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

【译文】

钟山的英灵，草堂的神灵，腾云驾雾地飞驰于驿道上，把移文刻在山前。移山庭：点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其先周彦伦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任海盐令，期满入京，欲假道钟山。孔生借山灵讥之。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①；夫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②，度白雪以方洁^③，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④，皎皎霞外，芥^⑤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反覆，汨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

钟山的英灵，草堂的神灵，腾云驾雾地飞驰于驿道上，把移文刻在山前。那真正的隐士具有耿介超世的仪容，潇洒不拘的志向，如同白雪一样洁白，超出青云直上九霄，这种人我是知道的。至于那些高高独立于世俗之外的人，品德灿如云霞，他们视千金如小草，弃天子之位如脱草鞋。在洛水边可听到他们吹奏如凤凰鸣叫般的乐曲，延陵水边他们唱着樵歌。这种人本来就是有的。哪里会想到还有一种人，他们始终不一，变化无常，可使墨子流泪，杨朱恸哭。这样的人虽身隐山林，心却已被世俗所染，或者开始时洁身自好，后来却同流合污了。多么虚伪啊！

北山移文

《北山移文》旨在揭露和讽刺南齐周颙先道貌岸然隐居，而后得意非凡，应诏出仕的卑劣行径。文章假借山灵之口，揭露了周颙「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有隐居之名而无其实，汲汲以求仕进的虚伪面目。同时也是对一般追名逐利，热衷向上爬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尖锐讽刺和有力鞭笞。

【注释】

① 玄：玄学。

② 窃吹：用滥竽充数典故，指冒充隐士。

③ 假容：假意隐居。

④ 缨情：系情于。

⑤ 拉：压倒。

⑥ 释部：佛理。

⑦ 鸣驺、鹤书：指皇家使者、诏书。

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

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

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

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覩玄玄于

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

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

而走俗状。

【原文】

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世有周子，俊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

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

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

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覩玄玄于

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

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

而走俗状。

【评点】

译文

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堂，滥巾北岳；盗居草堂，窃隐者之服。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然他却学着颜渊避世，仿效南郭子綦坐以忘身。在草堂中冒充隐士，在北山中装模作样地戴上了隐士的头巾，诱惑我的松林桂树，欺骗我的云霞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神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覩玄玄于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以上写彦伦初到前呼后拥的皇帝的使者来到山谷，征召的诏书送到山中。他便神魂颠倒，不知所以，志向改变，神情飞动。于是在筵席上眉飞袖举，手舞足蹈，烧掉芰裳，撕破荷衣，完全显示出世俗的仪容姿态。

體遷飛鳥飄急。另種陵波微。精光潤玉相含辭未吐。氣蒸幽嫋清歌滿。文魚以幣來鳴玉。鶯為瘞於是。起北法過南關。對素願步羅機生塵物。勿常財石危。若蘭蕙客柯。姁令我忘食。於是屏以惜過。六龍懷其舊者。長雪半匣清揚動朱眉。之徐言陳交接安達止難期。若往若還轉。流聲收風川。后靜波馮夷。萼鼓女之容。肅飄弱而夫教水禽。宿而之火細恨神人之道。碌愁麻年。

◎ 孔稚珪

【注释】

①纽金章：挂上铜印、墨绶。

②驰妙誉：传播美好的名誉。

③法筵：讲佛法的坐席。

④结课、折狱：结课，官吏考核。折

狱，审案判刑。这句指忙于这些事。

⑤笼、架：超过。

⑥还飙：回风。

⑦投簪：辞官。

【原文】

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至其纽金章^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②于浙石。道帙长摈，法筵^③久埋，敲朴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装其怀。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④，每纷纶于折狱^⑤。笼张赵于往图，架卓鲁于前录^⑥；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使其高震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涧户推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⑦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⑧逸海岸，今见解兰缚尘缨。

【译文】

北山的风云为此而悲凄愤怒，石泉呜咽悲伤。只见那树木山岗、花草乔木也都若有所失。等他挂上铜印，佩上墨绶，他便占据了一郡中最大的县，成了各县县令中的头面人物。他在滨海地区张扬英豪之气，在浙江之右传播美好的名声。于是道书久弃不用，讲佛法的坐席也被尘土封埋。鞭打刑讯的喧嚣扰乱着他的心思，公文诉讼来往不断，装满了他的胸怀。他已经放弃抚琴高歌，也断绝对酒赋诗。常常忙碌于官吏考核，每每纠缠于审案判刑。他想获取比张敞、赵广汉更大的名声，超过卓茂、鲁恭的功绩。他想追踪三辅的名吏，驰名于九州官吏之间。他使山中云霞独自映照，空中明月冷然独举。青松寂寞，白云无伴，岩穴崩塌，无人回归，石径荒凉，徒然等待。以至于回风吹入帷幕，云雾吐出堂前，蕙帐空空，夜鹤哀鸣。人离开了，猿猴在清晨惊叫。从前只听说

【注释】

①竦诮：跳跃嘲笑。

②游子：指周顥。

③骋、驰：宣扬。

④下邑：去海盐。

⑤魏阙：朝廷。

⑥君：指山灵。

【原文】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急讥，攒峰竦诮^①。慨游子^②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

故其林慚无尽，洞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摆月。骋西山之逸仪，驰东皋之素谒^③。今又促装下邑^④，浪槐上京。虽情投于魏阙^⑤，或假步于山局。岂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汚渌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从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⑥謝逋客。

【评点】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急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皆笑此山初客此人也。

故其林慚无尽，洞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摆月。骋西山之逸仪，驰东皋之素谒。皆笑此山初客此人也。

宣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风，春萝摆月。骋西山之逸仪，驰东皋之素谒。遗羞山灵所以丑之也。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急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皆笑此山初客此人也。

【译文】

于是引来了南山诸峰的嘲讽，北边群山的哄笑，周围沟壑急相讥刺，聚集的山峰跳跃嘲笑。慨叹周顥欺骗了我北山，悲愤无人来安慰。所以，山林、泉洞惭愧无穷，秋桂遣走秋风，春萝送走明月。彼此传播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佳话，宣扬东皋隐者纯朴安贫的品德。今天他又在海盐县急整行装，驾船赶赴京都。他虽心向朝廷，却还想假路重游北山。怎能让芳杜厚下脸皮，薜荔蒙上耻辱，使碧岭再次受辱，丹岸重遭污染，污染隐者走的惠草之路，弄脏洗耳的清水池？应该关闭群山的帘帐，掩闭云霞通过的山路，收起薄雾，藏起急流，在山口阻拦他的车辆，在郊野堵塞他的马匹。这时北山的丛林都愤怒了，有的扬起枝条去毁他的车轮，有的忽然低下枝条扫除他的车迹。请挡回俗士的车驾，为北山之神谢绝这个逃跑的隐士。

【总评】

假山灵作檄，设想已奇。而篇中无语不新，有字必隽。层层嵌入，愈入愈精。真觉泉石蒙羞，林壑增秽。读之令人赏心留盼，不能已也。